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14 册 No. 0550

## 金色童子因缘经 12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No. 550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一

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光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惟净等奉 诏译

如是随闻：

尊者大迦叶已趣圆常，尊者阿难具大威德有大智慧，与尊者舍利子等无有异，悲心如佛普摄一切，能于国城聚落方处，随彼彼处，以胜方便调伏化度一切众生。乃至后时，广为教化俱胝百千诸众生故，宣说正法而雨甘露，灌注心顶，周遍广严大城庵罗树园，皆作利乐。

是时，王舍大城有一商主，其名日照，居处城中，财宝富饶眷属炽盛，其广其大摄聚增多，与毘沙门天王等无有异；以富盛故，娶于上族，相与嬉戏游止娱乐，久无嗣息，长者眷属心怀渴慕极生忧恼。

是时，忉利天中有一天子具福威德，天报将尽五衰相现，然其乐欲观佛出世，乃至涅槃庄严等事，求于人中相续受生。

尔时帝释天主，观彼天子将其谢灭，乐欲观佛庄严等事，欲于人中相续受生。知己，乃谓彼天子言：「汝若乐欲人中生者，汝今应知，王舍城中有一商主其名日照，而彼妻室堪汝托阴。」

天子答言：「我昔曾闻，彼商主者于佛法中而无净信。」

帝释复言：「仁者！今当如我所作，我能令彼日照商主于佛法中深生净信。」

天子白言：「如天主语，唯然受教。若彼商主与其妻室，乃至尽寿归依三宝，我当从命托彼阴中。」

是时，帝释天主从天中隐，即于王舍大城日照商主舍中，处空而住，以其帝释天主色相威神，周匝是舍有微妙光，而为照耀。

时日照商主见是微妙光明照已，深生奇异，举熙怡目周遍四方，审谛观察乃见帝释天主胜相，实时头面礼奉双足，作是白言：「天主！我于今日快得善利，汝天圣尊降于小舍，当何教令？吉祥胜事何所成办？」

天主答言：「商主！知汝无子，汝若希求有子息者，汝与妻室从今已往乃至尽寿，应发净心归依三宝，当生贵子。」

是时，日照商主闻是说已，心意泰然，踊跃欢喜，作是白言：「天主！我等今者如尊教令，从今已往乃至尽寿，同已妻室皆发净心归依三宝。」

尔时，帝释天主为其日照商主及彼妻室，开发净信归依三宝已，即于王舍城中隐而不现，还复忉利天中彼天子宫，现住其前，为彼天子一一广宣如上事相。乃至其后，而彼天子于彼天中谢灭天报，即于王舍城中日照商主之妻托阴胎藏。

圣子入胎，奇相斯现，时商主妻身中自然具有最上色相威光，悦意香风时来吹触。是时，国城贤女之家皆生智者，复有五种独异之相。何等为五？一者、能知人所爱乐；二者、能知人不爱乐；三者、知时；四者、能知时中细微；五者、能知入胎藏事。入胎藏事者，谓入胎时能知所生是男是女，若是男者于胎藏中依右而住，若是女者于胎藏中依左而住。

是时，其妻心生欢喜，谓夫主言：「君应当知，我观于今所怀圣子，胎藏分位渐增成长，依右而住，其后当生决定是男。」夫主闻已，加复欣悦。

时商主妻其身轻举，乃舒右臂，即作是言：「我久时中希求子息，愿见子面，今所怀子，若生未生我今宜应营作福事。」即召主执：「聚以珍财随力行施，令我种族久住昌盛。何以故？我于前世，若少若多随行布施作福事已，于今生中施名不坠，亦复生生随逐不失。」

尔时，商主之妻胎藏渐成，预知其相，处于高阁安隐之所，善养护之。寒即随寒而妙资养，热即随热而妙资养，方药摄治饮食顺度，苦醋甘辛咸淡之味悉无过极，六味调均离诸愆失。复以璎珞庄严其身，犹如天女，而常游戏欢喜园中，若座若床高低随易，或履地时无诸硬涩，亦不少闻不悦意声。乃至其后胎中分位成熟圆满，或满八月、或满九月，生一童子，色相殊丽人所乐观，端正严好支体成满，身有金色光相艳赫，诸分具足悦目适心。众共瞻覩，金黄色衣自然覆体，旃檀香风遍触其身，口中复出优钵花香。

童子生时，长者舍中又复雨众妙衣，所雨之衣皆悉金色，迦尼迦花缤纷而坠，现如是等希有瑞相广大圆成。

是时，日照商主与其妻室、并诸眷属，见是事已，咸生惊异。于时商主，即出其舍住于门侧，自外而观愈增欣跃，见是相已，乃作是念：「童子诞生诚多增长，心生最上最极欢喜。」还入舍中，乃至其后见是童子，色相殊丽端正严好，踊跃欢喜，说伽陀曰：

「快哉！我今得善利。    快哉！意愿已圆成。  
    福威德子今日生，    是故我心大欢喜。」

说伽陀已，以欢喜故，复出家中殊妙衣服，普施沙门及婆罗门、孤露贫者、宗里、亲属，以营福事。

尔时，童子生后已经二十一日，广为修营众福事已。亲族共议宜当立名，有亲者言：「今此童子身有金色艳赫光明，诸亲今当为此童子立名金色。」众议已定，于是乃名金色童子。

是时，商主即为金色童子选八女人命为其母：二为养育；二为洗濯；二为乳哺；二为戏翫。由是速疾长养成立，如净莲花淤泥中出，渐当教习童子艺能，若书、若算，及诸事业：一为安布书算印记；二为安布诸所用具；三布衣服；四安布马；五布乘舆；六布珍宝；七布童男；八布童女。如是八种广安布已，悉令观瞩验其所好。而后，童子艺业成立语言明利，信心清净志意贤善，自利利他具大威德，善修悲行成就法欲，爱念众生智慧明了，善解文论，如是童子功业圆备。

商主尔时作是思惟：「今此童子福威德力，衣服财宝一切圆具，然我不知此福威德其何所因？岂非以我归依三宝胜威力故，此子诞生获是胜福？」其后商主于佛法中转生净信，依时如应作诸佛事。

尔时，王舍城中有一商主名曰离垢，经泛大海获利圆成安隐而还，为佛世尊及千二百五十苾刍眷属，普遍清净饭供已讫，一一苾刍复以三衣而为布施。于是，离垢商主净信之名充遍世间，咸赞是言：「今此商主善为商导，涉渡大海果利无虚，而能于佛法中广作胜事。」

时，日照商主闻是言已，愿相习教，乃起是念：「我若同此涉渡大海无难还者，愿我当以佛诸声闻弟子之众，乃至遍住此阎浮提，以佛教勅聚为一会。我当悉以上妙饮食，遍供给已，复于一一苾刍，各以上妙三衣周行给施。」作是念已，具以上事告语其妻，妻即答言：「夫主！若能有其势用，随汝所愿必能成办。」

是时日照商主，即于王舍城中，三复振铃遍警告已，乃与五百商人眷属登涉大海，既已得渡安处彼方。

时佛世尊已入涅槃，其后复闻尊者大迦叶亦入涅槃。乃至后时，金色童子于竹林精舍，闻一苾刍诵无常偈曰：

「若昼若夜中，	或行或复住，
如大河迅流，	念念无停止。
寢宿过是夜，	寿命随减少，
犹如少水鱼，	斯何有其乐？
此色相衰朽，	病集即破坏，
如羊被杀时，	命去死不久。
此身非久住，	地等六大成，
譬如旷野居，	无门无关门。
此身何所乐？	秽恶众盈流，
病苦所萦缠，	老死常惊怖。
今此秽恶身，	病集即离散，
得胜寂静时，	乃最上安乐。」

是时，金色童子闻是偈已，于生死中极生厌离，欣乐涅槃广多赞叹，实时礼奉彼苾刍已，乃发问言：「向闻圣者所诵偈句，云何语邪？」

苾刍答言：「汝今当知，此是佛语。」童子闻已，于佛法中益生净信，乃发谛诚乐欲出家。转复肃恭于苾刍前，再伸拜奉白言：「圣者！我今乐欲清净出家，惟愿圣者，悲愍摄受令得出家。」

苾刍答言：「汝欲出家，父母听不？」

童子答言：「未承其命。」

苾刍告言：「汝今宜应往白父母，若其听许，乃可出家。」童子复言：「如尊所教。」

是时，金色童子深厌生死极大怖畏，志乐出家，即还自舍诣其母所，拜奉双足前白母言：「愿母知我，我今乐欲清净出家，于佛法中修正法律，惟垂听许。」

母闻言已，悚然惊惧拊膝伤叹，谓其子言：「唯汝一子我所爱念，如其意乐百种依随，云何汝今舍我出家？」

子白母言：「母今当知，诸有恩爱决定离散，愿母于今听我出家修正法律。」

母闻言已，逼恼之心，转复增极哽咽垂涕，复谓子言：「子今当知，勿于我前三复斯说，无令热血自口而流。」其母实时乃自思忖：「若今如是毕竟不能止其意乐，宜设方便以解其心。」乃复谓言：「童子！汝父净信，于佛法中广营胜事，已涉大海非久即还，汝今宜应俟父归复，父必有命听汝出家。」

是时，童子于母孝奉即自思惟：「我若重复启言陈告，必令我母极生逼恼，我宜从命俟父还家。」于是童子默然受教。

尔时，金色童子以其色相严好殊丽，凡于四衢经游出处，众共瞻覩观者无厌。时童子母复作是念：「我子端严色相殊丽，众所爱乐，然我之子于世间法深生厌背，以是缘故心常怀疑，此子欵然舍我出家。我今应当随逐防卫，子若去之后当生苦。」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一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二

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光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惟净等奉 诏译

尔时金色童子，其后常时亲近有智沙门婆罗门等，随逐听受善妙所说解脱道法，或复亲自书写经典，及营胜事。

是时，日照商主于王舍城外有一大园，花菓繁茂清流严好，金色童子日往游适，或时栖处读诵经典。

时王舍城中有一妓女，名伽尸孙那利，年少端严人皆欣慕。

是时国主阿阁世王，有一大臣其名勇戾，王极宠念多所委用，于彼妓女素深染缘，日日邀诣勇戾园中嬉戏娱乐。

其后一时，彼伽尸孙那利女众妙庄严，出王舍城诣勇戾园，方及路次，见金色童子亦出王舍城外诣日照园中，色相殊丽端正严好，身有金色威光艳赫，金黄色衣自然覆体，悦目适心众共瞻覩。彼女见已，乃作是念：「奇哉！色相殊妙若此。奇哉！威光艳赫无比。」念已，实时恣其瞻瞩，又复思惟：

「世间若有具福女人，应得此子而为其夫，黠福女人彼应难得如是丈夫嬉戏娱乐。然我今者其复云何？欲祈缘契有无碍耶？何以故？今此童子诸丈夫中而独殊丽，我今虽复极生爱恋，设何方便而获契会？」实时趋诣彼童子前，注意观覩，复自思忖：「今此童子体性端凝具大威德，弃背世间欲染邪缘，趣向涅槃真实正道，我虽爱慕彼不纳受；我今不应于斯受耻，我亦不住勇戾园中，宜随彼往所止之处。」言已，实时密随童子之后。

尔时，童子知是事已，而即速行先入园中，遣守门者关闭其门。是时伽尸孙那利女，隔门白言：「童子！此何道理关闭园门？我今故为汝来至此，汝今坚不令我获其瞻覩，亦非所宜。」童子默然不答。

时彼女人又复惟忖：「今此童子不出二事：一者、或复毕竟不为世欲所染；二者、或为鬼魅所著。于一切处以我色相或以言说，皆悉不能获其附近，我今虽复志欲亲附，然斯观覩关闭于门，纵使巧智设何等方便，而终于我作其遮止。我今或复勿令知觉，但俟他晨先来园中，潜伏宵止，而是童子其必后来，我即进身潜相附近。」时彼女人作是念已，即复旋归入于城中。是日，女人不获造诣勇戾之园。

是时，勇戾于自园中竟日游赏，日时向暮彼亦不来，倾望既久还入城中，即遣使人诣彼迦尸孙那利妓女之舍，谓女人言：「汝于今日以何缘故不至园中？」是时女人巧运方计，答使人言：「汝可为我启白大臣：『我于今日风恙所萦，头目昏痛，由斯事故不获诣园。』」使人受言未遑回白，亲里近人潜已告语：「是日女人都无疾恙，但为往彼金色童子园中游观，是故不来大臣园所。」

尔时，勇戾大臣闻是语已，忿恚欵生审谛思忖：「若此迦尸孙那利女，与彼金色童子有所契会，斯实令我作无义利。」由是忿恚结缚于心，世间所谓女人怨缚，最为第一。

是时，大臣恚火烧心极为逼恼，守度是夜。得至明旦，召一侍人而谓言曰：「汝可执剑，从于我后出王舍城诣日照园，我有少缘速疾营作。」侍人答言：「如尊旨命。」

尔时，侍人执剑随从勇戾大臣出王舍城，入彼日照商主园已。时迦尸孙那利妓女，种种严身亦出王舍城外，诣于日照商主之园，继踵而入。时彼女人园中忽见勇戾大臣，见已，惊惶投窜无地，乃作是念：「今日大臣决定于我大作佞恶无义利事。」

是时，大臣见女人已，恚火炽然焚烧心意，眉蹙额皱异相悖兴，即速奔前执拽其女，发髻蓬乱覆面于地，厉声谓言：「汝今来此与彼金色童子诚有要契，妄谓我言风恙萦逼，巧以方计而相欺调，事相若此，怨缚宁逃，谅汝今时故难活命。」

是时，迦尸孙那利妓女闻是言已，苦恼自召，大生惊怖：「我今无复命得存耶！」内极悲哀垂泪号泣，从地旋起前诣大臣，礼奉双足缓发其言，恳切告白：「仁者悲念，不应于我殒害其命，女人之身多生过失，自今而后我不复作，乃至尽寿誓为婢使，愿以仁慈止息忿恚，与我残命使令存活。」

时彼大臣虽闻如是悲切之言，以佞毒心都无听纳，于其恚火转复炽然，谓侍人言：「汝今宜速挥以利剑，断取其头弃置于地。」

时彼侍人闻是恶者猛恶言已，发大战怖，乃作是念：「苦哉！痴人极无悲愍，与此女人素深染缘，而何一旦以彼小罪欲害其命？苦哉！我今于斯人所求其养活，犹如蛇毒实堪惊畏，何故我于下劣人所，而求依止？我于诸处随

入艰险，岂非我今死时至耶？或复我今显说其言而当告白，若显说时彼或能止如斯罪业，知是不正法已，毁责心意。」又复见是女人惊惶危逼，悲哀涕泣，作是念已，实时合掌前白勇戾大臣言：「惟愿仁者，悲哀止息，无令我作如是种类不义利事，无令我作宰杀之人，无令我今勇悍其意而造杀业。我主仁慈，愿赐救护，况此女人容止端严，人所乐见，王舍城中久时栖止，诸方来者多人欣慕。又此女人一切人众共所爱念，云何我主明慧有智，于一切人所爱念处，反生瞋恚？愿今止息如是恶缘，当免二世极重杀业，无至坚执使其破坏，勿令我身造斯恶行而自焚烧。又此女人色相盛年众共慈爱，于仁者前悲哀逼迫，以甘软言恳切祈告。我闻彼言心大战悚，又闻仁者猛恶之言欲断其命，转增惶怖，至于边地恶人尚无勇心故害人命，况乎仁者能勇害耶？假使一切畜生之类，见诸危逼尚起愍心，况复人伦生杀害意？」

是时，侍人说伽陀曰：

「仁者所出非理言，        我尚不欲闻其说，  
况复使我实所行，        愿今止斯极恶业。」

时勇戾大臣闻是说已，以佞恚缘坚执不舍，意念差失不复本心，转增瞋恚起诸恶相，厉声谓言：「咄哉！男子！汝于此女亦深爱念，以佞护心违我旨教，随处遮止不欲彼杀。汝今从命杀即为善；若不杀者，汝于今时命亦不存。」

时彼侍人覩斯执见佞恶危逼，乃自惟忖：「苦哉！我今随逐入是险恶难中，我今若不从命致杀，彼当决定反害我命。何以故？而此女人爱念素深，尚欲坚害，况复于我不致杀耶？我若从命，于此女人贤善之身挥其刃者，我即复何名丈夫耶？我今宁可于一切处坏自身命，决定终不害彼女人。」其后侍人别运方计，即自惟忖：「我今宜应执剑逃窜，若己若他必能护命。」念已，实时持剑奔窜，迅速其步欲出园中。时勇戾大臣亦逐其后，至于门侧。

时，迦尸孙那利妓女身力羸瘁，余命无几，思欲奔窜其力无堪。念已，实时勉力而起，即速前奔至一墙界，墙仞既高不能过越。是处适值大臣旋还，实时女人于阿提目多迦花林之间，避走潜伏，大臣不见，即于是处周行观瞩，乃见女人在高墙侧潜伏林间。是时墙下，先有黑蛇潜处其穴，因是出穴螫彼女人右足致伤，大臣见已，亦复奔走。是时女人即自思念：「此必大臣来害我命。」尔时专一唯怀死怖，其后非久即知是处为蛇所螫。



是时大臣，旋诣林间观其女人，瞋恚剧增心无悲愍，即复前拽彼女人身，蹂践发髻愈增疲困。苦哉！女人受斯残害，气力绵微闷绝于地。是时大臣审复观瞩，见是女人偃仆其地，即自思惟：「今此女人命已殒谢，我应回复。」然虑余人窥其事状，实时举身越墙而度，入于城内。

尔时王舍城中，诸巡警官、周行警察至日照商主园中。到已，见彼金色童子出王舍城至自园内，乃至复见迦尸孙那利妓女偃仆于地。见已，实时极生伤愍，诸臣乃共审谛观察：「此何恶人无悲愍心，不惧他世罪业报应？深结怨缚杀害其命。苦哉！人伦怀斯惨毒，于女人身无慈致害。」

是时群官周遍园中，精审伺察不覩余状，又复思忖：「今此女人容止端严素传名誉，而何此中致伤其命？何等恶人造斯恶业？事状隐暗唯天所明，我等今时未辩其由，亦招罪咎。」于是群官极生忧蹙，互起疑心楮颐不乐，群官又复再入园中审细推求。复覩前状，但见女人偃仆其地：「岂非金色童子宿业报力不能断耶？何故此女命致殒绝？」

尔时，诸巡警官互相议言：「今此妓女何人致杀？我等园中于三审谛周行观瞩，余无事状，唯见金色童子。」群官实时召其童子，而发问言：「今此妓女何人所杀？」

童子答言：「诸官明察，我于是事虽覩其状，而实不知谁人所杀？」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二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三

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光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惟净等奉 诏译

尔时，诸巡警官相与议言：「众所共观，今此童子仪相调善，谅其不能发斯重业，又复于今无余异状，我等随处遇斯艰苦，今者云何理行其事？」中一人言：「此事状者，诚非我等所能参议，国有刑司大臣掌法，今宜监领童子、女人诣彼详辩。」众议定已，举彼女人卧置竹舆，执持童子俱诣法司。

尔时，勇戾大臣职当掌法，与诸法官共会一处。遥见彼诸巡警官来渐至其前，即发问言：「汝等诸官斯来何为？有何事耶？」诸官答言：「今此女人

于日照商主园中，不知何人杀害其命，我等审谛于三伺察，于其园内唯见金色童子，余无事状，我等实时询童子言：『今此女人谁致杀耶？』童子答言：『诸官明察，我于是事虽覩其状，而实不知何人所杀。』我等今时监领至此，愿赐明辩。」

时大臣言：「汝等小待须臾，俟当审察。」后诣王所求从理断。

是时，掌法大臣即诣阿阁世王宫，见守门者监护王门，即前问言：「王止何处，复何所作？」守门者言：「王今登殿，召诸宫女鼓吹歌音方当娱乐。」

是时，大臣即于宫门求掌执者，托以其事陈奏于王：「今有日照商主之子，于自园中杀害迦尸孙那利妓女，若今不受王者诏命，我等诸臣莫能宰判。」

是时，掌执宫嫔速诣王所具陈上事，王正娱乐未暇审详，乃勅宫嫔：「汝往语彼勇戾大臣，宜当审细如实详察。」女使受命出宣王勅，令勇戾大臣等诸法官审明其事。

遍宣示已，时勇戾大臣还复法司，谓诸巡警官言：「汝可往召脍宰之人，令速至此。」到已，谓言：「今此童子于自园中杀害迦尸孙那利妓女，汝今宜往执缚其人，击鼓告令四衢巷陌普使闻知，出城南门往诣弃尸林中，投以铁叉使令命绝，然后同其死女置于柴积举火焚之。」

是时，脍宰之人虽闻是命，覩其金色童子色相严好犹如金山，痛切其心互相谓曰：「汝等云何斯人可杀？今此童子人中难得容止可观，我等虽预脍宰亦有悲心，如斯辈人岂忍害耶？宁使我等自坏其命，终不于斯敢行刑戮。」

是时，勇戾大臣闻脍宰人议已，复作怒言：「汝等何故稽延时久？而不速疾从其命耶？」

时脍宰人合掌趋前，咸哀告言：「大臣王者！愿今止息，我等虽预脍宰之人，而亦不能勇行其事。何以故？今此童子色相端严人所爱念，如何今时忍致杀耶？」

大臣闻已，转复瞋恚，告彼人言：「汝等若不从王命者，定于今日汝等所有妻子、眷属悉同其死。」

诸脍宰人闻是言已，咸生惊怖，复相谓言：「今此何故，掌法大臣不依正法如理而行？此童子者，色相严好人中难得，坚令弃置使害其命，复谓我等若不杀者妻子眷属悉同其死。何故我等受斯艰苦？我等今时云何所行？」是时，诸脍宰人死怖所逼，即生计智：「今此童子众所爱念，宜应引诣四衢巷陌多人聚处，众观其事。而是童子旋踵之间，彼多人众应起悲念，不忍观矚，必为设其方计救护。」其后诸脍宰人身心逼迫，如切如割，皆悉涕泪，咸作是言：「苦哉！我等作何罪业，如是逼切，使我成办无义利事？」

尔时，勇戾大臣后极增恚，谓脍宰言：「汝等何故加复延久？」诸脍宰人闻是语已，而悉涕泣勉抑而为，乃诣童子执取其衣系缚双臂。彼系缚已，勇戾大臣具观其事，实时驱离掌法之司，往诣弃尸林中。

时诸人众观者，皆生别离忿恚而悉堕泪，咸作是言：「苦哉！危逼！今此童子人中难得，即期殒谢。」诸脍宰人监执童子，周行巷陌时中容缓虑其可救，又复引诣阛阓之所。是时，王舍城中内外所居男女大小，及余方处所来人众，而悉会聚，共观金色童子执缚其臂。见已，咸生苦切悲念，荒惑其心，俱发问言：「此人何故如是执缚？」时诸脍宰哽咽悲泣，答众人言：「或谓此童子杀害迦尸孙那利女，故此执持将欲弃置，遍一切处众所共闻，今诣弃尸林中，而后非久即当殒谢。」众人闻已，咸生悲苦，异口同音唱如是言：「苦哉！苦哉！一何危逼？而此童子色相端严众所乐见，身支圆具有金色光，悦目适心众共瞻覩。仪相调寂智慧明利，悲心具足爱念众生，常起法欲具大威德，如是之人岂可杀耶？贤圣彰明今何隐没？覆蔽正法非法炽然，王者统临现居尊极，一何如是枉横逼人？」

是时，人众说伽陀曰：

「色相谦恭复尊贵，	最上增胜所庄严，
我等如是观复观，	殊妙爱乐昔未有。
我等皆见此童子，	今为脍宰所执持，
最极悲苦众咸生，	破坏摧毁诸身意，
能开多人悦意目，	复为多人所爱乐，
云何于此妙身中，	王者严刑可能及？
大众若常观矚时，	彼欣乐心皆无足，
云何弃已付法人？	苦哉臣辅无悲愍。
口中常说诸法律，	随其所说善能行，
审观如是调善人，	何能起发斯罪业？

此即乃行于非法，    正法隐没或灭亡，  
若今运用此功能，    我等咸生离散苦。」

时诸人众说伽陀已。城中复有诸女人众，于此童子极生爱念，是中或有一类女人，以别离苦所逼恼，故宛转于地，或有女人拊膝伤痛，或有女人心识痴迷，一一皆如离散亲子受大苦恼。

是时，王舍城中内外所有一切人众，以此童子将期命殒，咸生别离逼切之苦，互相叫唱声言杂乱，战怖惶惶，悲苦无救。

时日照商主舍中有一童女，因适衢市窃闻其事，实时悲泣速还自舍，诣金色童子母所。到已，趋前举身投地，是时金色童子之母疑惑迷乱，即发问言：「汝有何事，宜今速说？」童女白言：「尊母当知，金色童子执缚其臂脍宰监逐，众皆谓言：『于自园中杀彼迦尸孙那利女，非久即诣弃尸林中，命将殒谢。』四衢巷陌一切人众，咸悉闻知。」

时童子母闻是语已，忧苦极深闷绝躄地，以水洒面，良久乃苏，从地而起，唱如是言：「苦哉！我子！苦哉！我子！」实时战怖惊惶失次，拊膝轸悲头发蓬乱，自舍而出奔，诣四衢及诸巷陌，以子别离忧苦所逼，力劣心疲举声叫唱，凡所见者皆发问言：「我子金色童子今何所在？苦哉！今时不见我子。汝诸仁者，愿赐救护！愿赐救护！令我于今得见其子。」如是悲泣，周遍街巷随处而住。

是时日照商主之妻，以不见其金色童子，最极忧苦所逼切故，周行迷乱高声叫唱，凡所见者而悉礼奉合掌告言：「愿速救护！愿速救护！乃至我子未到林所，其中容受令我得见。」又复告言：「汝应悲念为令我子未至破坏，使我得见。」

时童子母发苦切言，告诸人已，未见子间，又复唱言：「苦哉！云何不见我子？」是时举身自投于地，盘桓宛转地中跳踯，如鱼出水在枯涸地，踳踖周惶不遑安处，心如割切悲复增悲，犹如新生犊子失其牛母，多种惊惶，危逼唱言：「苦哉！我之子！苦哉！意所乐。苦哉！善忍者！苦哉！大孝人！苦哉！多愿求所获之爱子！苦哉！妙相人所乐观。苦哉！身支圆满具足。苦哉！艳赫金色之身。苦哉！人众悦目瞻覩。苦哉！众中开熙怡目。苦哉！聪利有智之者，广出无畏悦意善言。苦哉！广有悲愍心者，法欲具足爱念众生。苦哉！最上焕耀家族。苦哉！我之族中明炬。苦哉！我心所爱乐者。苦

哉！我之心中大宝。苦哉！我之集真实者。苦哉！我之妙甘露眼。苦哉！我之相续深爱。苦哉！我之族中大宝。苦哉！苦哉！云何如是掌法之官不审伺察，而置我子将殒命耶？」

是时童子之母，重复合掌，再陈哀告一切人众，力劣心疲，说伽陀曰：

「苦哉！我今无告语。          云何令我今所行？  
我今如梦亦如痴，          逼切我心大迷乱。  
为子忧苦深逼迫，          最极哀危散乱心，  
我今恳祷一切人，          数数哀声增涕泣。  
意不调寂非色容，          我心都无所爱乐，  
我子将置弃尸林，          汝等今时愿救护。  
汝等若有悲愍心，          即有善护者功能，  
如我心意实所求，          愿今得见于我子。  
我今一切无所乐，          紫栴檀等妙涂香，  
乃至多种众庄严，          以悲苦救悉捐弃，  
手钏等诸庄严具，          令悉非我所严身，  
爱子将离困苦深，          不获抱持亲抚惜。  
我今不复三旋绕，          亦不礼奉于双足，  
未晓今时以何缘，          置我子于弃尸所？  
我观十方皆空廓，          唯覩破坏及焚烧，  
我心烧爇亦复然，          情意痴迷无所措。  
速疾置于弃尸林，          为执法者所刑戮，  
后不复见大苦哉！          为子心中极爱乐，  
非我现生所作罪，          必以他生有余殃，  
我今为子忧苦深，          犹如猛火烧轻草。  
若复我心真实者，          怨亦如亲无罪业，  
我子因缘若实时，          愿今脱免斯危难。」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三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四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法护等奉  诏译

尔时，日照商主涉渡大海，获利成办，不日还复王舍大城。当入城时，商主忽见不吉祥相，实时商主心生惊怖，身极颤掉，两目眇动；其相所谓群飞聚前厉声鸣噪。商主素解其占，即作是念：「如我今者所见之相，极不祥善，决定我子金色童子有烧乱事，今应在近，如相法说必有别离。」

于是商主说伽陀曰：

「如我两目俱眇动，    群飞厉声而鸣噪，  
决定我子于今时，    别离之苦应在近。  
又若身支发颤掉，    其心热恼惊怖生，  
决定親子今别离，    恶相同前应在近。」

商主说是伽陀已，当其身心颤怖之际，思百千种无义利事，迟疑盘旋不知所止。又复惟忖：「我今何故来复此城？」乃至后时，闻多人众举声[口\*罽]叫，商主闻是[口\*罽]叫声时，又复思念。乃适四衢，复见多人如被罗刹怖畏侵恼，各各皆有别离苦逼。居商主前，乃见一人，即发问言：「仁者！今此何故事相如是？」彼人答言：「日照商主有子其名金色童子，色相端严众德圆具，而彼童子于自园中杀害迦尸孙那利女，王官不能审察是事，付执法人，将欲弃置四衢巷陌，众所共闻，童子非久往弃尸林命垂殒谢。」

是时，日照商主闻是语已，以子别离苦恼逼故，实时闷绝而躡于地，以水洒面，良久乃苏。扶持渐起，极大号哭，流泪如雨，四顾观察，作如是言：「苦哉！我子金色童子今在何处？」于是商主速疾周行巷陌寻求，乃见己妻荒迷散发，拊膝悲号，逼迫哀声，周行驰走，以子别离极大苦故。商主见已，极生悲恼，哽咽流泪渐近其前。妻见夫已，倍复悲号，忧箭射心流泪如雨，速诣夫前举体投地。于是，日照商主前执其手高声号哭，妻乃趋前虔伸拜奉，即作是言：「仁者夫主！救我！救我！我今从夫乞彼爱子，愿夫哀察。」说伽陀曰：

「愿今夫主安慰我，    我无福分无欢喜，  
我今与子别离时，    极大苦恼徒悲泣。  
夫主共知子生时，    若获最上大喜者，  
何故爱子复于今，    执持受死而非久？  
我子调善复少勇，    多种教典悉明解，  
色相端严无比伦，    大智之子将命殒，  
断我大族中种姓，    破我大族中根源，

族中明炬大吉祥，  
我子是为心中宝，  
我子众中甘露眼，  
一切皆为子所作，  
集聚心宝子亦然，  
夫当速疾发勤勇，  
若人能救我子时，  
我见汝子于今时，  
随汝意乐及思惟，  
息灭如是诸光照。  
是为相续中深爱，  
为执法者将刑戮。  
失子犹如眼丧灭，  
何故今时将破坏？  
为子广施善方便，  
一切珍宝我今与。  
未临刑戮余命在，  
宜今速作救护事。」

尔时，日照商主虽复以子离别忧苦逼迫哀切，然且奋警身心扶持，前诣诸人众所，合掌告言：「汝诸仁者！咸听我语，我于今时险恶艰难斯现所发，汝等何不少施方便放舍救护？若旷野中事难明察，今在王城汝岂不见？况复我子有德显明，何故付执法人持将刑戮？汝等何不少发悲心勤力救护？云何王者多种法律不审思惟？何不勇锐其心放舍我子？」

时诸人众中一答言：「商主！汝此童子圆具众德我等悉知，且于今时非汝一人独受艰苦，我等内外一切人众悲苦亦同，然亦我等未见方便，能令童子而获放舍，是故我等心各愁忧，咸生热恼。」

商主复言：「汝诸仁者！又复应知，今此童子毕竟纯善，悲心增剧有大威德，法欲具足爱念众生，岂于如是无义利事而能发心？况复行邪？愿诸仁者速于今时特为审察，如是事相。若或详审，而此童子事有实者，此之危难愿令放舍，汝等人众若于是事详证可成，一切人众同汝教令，是故无少过失可得。此外别无悲愍之心而为发现，若其然者，汝等能善爱敬有德悲心显明，汝等若发悲愍心已，应诣王所，求王教令勅前臣辅，如汝所言宣示其事，无复别异而可信听。仁者当知，我今为子将其别离毕竟艰苦，能救护者我今悉与一切珍宝，惟愿汝等广施恩惠，为此童子如理详察。」

时诸人众闻商主言，具明其意，互相谓曰：「今此童子，众德咸具，深可爱敬。」实时众中召其二三有智之人、明正理者，遣诣王所具奏于王：「若王今时为金色童子勅彼臣辅，令其审细重复详察事之虚实，我等民众以十万金奉上于王。」王从所奏。时有智人诣掌法司，先勅详辩勇戾大臣之所。

尔时，勇戾大臣远见二三人来，即发问言：「汝等无其事缘，何故来此？」

诸人答言：「我等王舍大城所居，人众哀告：『仁者！今此金色童子色相端严，众德备具多人爱念，彼将别离，王舍城中一切人民极大逼恼，况复此人常乐正法、诸法律等，德行具足，此人无有少分过失，众所共信。』王勅仁者，今为金色童子重复审细详辩前事，我等以十万金奉上于王，日照商主亦自排备众多珍宝而以奉之，令王广藏有所增益。」

时勇戾大臣闻是语已，忿恚答言：「事定已久，汝等何故复令详辩？又复何言与十万金令增王藏，岂我今时非理取财增王府库？汝等诚谓不知王意，汝诸人众于一切处巧设计智，欲令王者作无义利，此非方便，乃是汝等出讥谤言谤于王者，若或余事欲令王者同斯详辩，即见多人悉皆破坏。」

时勇戾大臣呵责彼等二三人已，实时呼召四类恶人：所谓造作极恶业者、不忍辱者、无慈愍者、无悲心者。召已，谓言：「汝等今速监逐彼诸脍宰之人出于城外，依我所言，如王法令杀彼童子。汝等勿得辄令放舍，自余臣佐或有所言亦不可放。汝等若或依我教令斯即甚善；若不从命起异见者，我与汝等大生怨缚。」彼等答言：「我今从命。」

是时，四监逐官受旨命已，各执利剑监逐前行。时诸脍宰审虑百端运谋方计，徐缓进步执持童子，迂转四衢周行巷陌，欲令一切普使闻知，乃作是言：「苦哉！我今作何方计，今此童子脱免斯难？我等今时，岂能作此无义利事？」

是时，四监逐官各执利剑，诣诸脍宰之前，告语彼言：「汝等宜应如，彼大臣所授旨命速营其事，汝等若不速出城外，如彼法令杀其童子，我即今时断汝等命。」而彼四类极恶监逐之官，各执利剑其状可畏，怒目观视彼诸脍宰。是时，彼等虑其断命，咸生惊怖，皆言：「苦哉！我等今时无复方计救此童子，须宜从命而将致杀。」言已，悲伤满目垂泪。是时，四监逐官疾速催驱金色童子出于城外。

当其童子出城之时，有无数百千人众奔驰瞻覩，伤痛流泪，异口同音，咸作是言：「苦哉！苦哉！日照商主大宝散失，又此日照商主根源上族而悉断坏，日照商主族中明炬而将熄灭，日照商主族中最上髻珠坠落，日照商主清净眼灭，日照商主妙好庄严今悉离散，日照商主心极痛伤其犹开剖，日照商主体中命殒。苦哉！苦哉！何故令此童子出于城外旷野孤迥寂寥之所？盘旋宛转无救无依？今此童子于其最胜王舍城中，如清净月为彼罗睺之所吞食，又此王舍大城如空中日白昼销殒；王舍大城所居人众，丧甘露眼迷失方处；



王舍大城所居人众，相续深爱而悉离散；王舍大城所居人众妙好庄严今已废弃；王舍大城所居人众髻珠坠落；王舍大城所居人众心所爱宝今悉破坏；王舍大城所居人众目既丧，明将何瞻覩？我等今时见是事已，云何能生悦乐？心意诚谓我等无所依止。」

尔时，童子既出城已，彼监逐官遣人来白勇戾大臣：「金色童子已出王舍大城。」时勇戾大臣闻已欢喜。

尔时先所来者，其二三人闻是事已，愁忧不乐，寂然无依还访城中。先同议者，彼彼人众具陈上事，彼诸人众闻已，愁忧寂无依托，互相议言：「汝等应知，我之国主阿阇世王，是恶王者不遵正理，昔害父命今作非法，以其有德色相端严众所爱念胜智之人，而令杀害。苦哉！王者极无悲愍。苦哉！王者不知有德，王及臣辅无胜知见，何故不令依正法律审细详辩？以胜善人轻为弃舍？又或时数使其然哉，正法隐陷增长非法，于浊时中信恶人语，故令有德极善之人生别离苦。苦哉！苦哉！深无义利。」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四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五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法护等奉 诏译

尔时日照商主，闻说如是多种事已，心意破坏，极大忧苦之所逼恼，闷绝躃地，以水洒面，良久乃苏。徐坐涕泣，发如是言：「苦哉！苦哉！我唯一子，今将命殒。」言已，又复举声号哭，说伽陀曰：

「苦哉！我子熙怡眼，	苦哉！族中大庄严，
我为汝父福渺微，	为害汝故大号哭。
我为汝故心离散，	于今迷转于诸方，
与汝别离火炽然，	苦哉！焚烧我心意。
汝是调善有智人，	增上爱乐悲愍者，
我为汝父极恶人，	招汝今时多厄难。
汝子当日初生时，	我获喜乐无等比，
而今与汝将别离，	忧火烧心极炎炽。
苦哉！王者及臣辅，	无悲愍心无分别，

见斯具足法律人，	不能为此审详辩。
苦哉！大国为人主，	无悲愍心具显彰，
不能如是审详明，	因汝轻弃于我子。
世间最胜贤善人，	终不隐昧于心意，
有德之子众所知，	为害汝故大号哭。
此大城隍诸圣贤，	于今离散当何在？
照烛如有德人，	临刑戮时愿放舍。
帝释天主并护世，	及余大威德诸天，
咸愿少开悲愍心，	今为我子善救护。
大力成就禁戒仙，	及余寂默诸仙等，
顶礼为开悲愍心，	今为我子作救护。」

尔时，日照商主说是伽陀已，善慧忽生，乃自惟忖：「我今悲号唐捐无益，我闻有佛世尊功德无量，普尽世间同一亲爱，起大悲心随念而应。彼佛世尊，诸无主者为作主宰，无救护者为作救护，无归投者为作归投，无趣向者为作趣向。

「又佛世尊，世间一切难苦险难逼恼众生，彼等常生极大怖畏，我佛慈悲善为救度，如彼海中涉渡商客，遇摩竭大鱼极生怖畏，当怖畏时，彼思念佛，而佛应念即为救度。

「又如央掘摩罗，杀害千人唯一不杀，而后欲杀其母，母怖断命，佛以方便善为救度。又如宿世怨缚强力受夜叉身，所谓旷野夜叉、执持夜叉等，为饮食故行于世间，杀害无数百千众生。是诸夜叉食人血肉，贪其恶味，[口\*尊]啣舐掠现恶舌相，坚长利牙蹙頞丑面，近逼于人甚可怖畏，彼等众生佛善救度。彼佛世尊善为我子度斯艰苦，若佛世尊以大悲心，最上爱念诸众生者，惟愿自然知我所念。」

日照商主作是念时，其傍有一信善优婆塞，商主问言：「仁者！今佛世尊当何所在？」时优婆塞即审思念佛世尊已，涕泪悲泣哽咽其声，即说伽陀，答商主言：

「今此世间大导师，	能与世间最上乐，
于诸世间同一亲，	彼佛大师已入灭。
无明照者作明照，	无归向者为所归，
佛日光明已暗冥，	油尽灯然所不及。」

是时，日照商主闻佛世尊已入涅槃，倍复悲苦忧箭射心，闷绝躃地，以水洒面，良久乃苏。扶持渐起，向佛世尊涅槃方处，高声号哭说伽陀曰：

「苦哉！法王一切智，能除过失众怨聚，  
今已弃舍无归人，世尊已灭我何作？  
苦哉！最上胜所行，一切众生同一爱，  
悉能和合诸别离，导师开示涅槃路。  
苦哉！云何此世间， 无明盖覆于净眼？  
众生若离于世尊，生死轮转无穷尽。  
佛从寂灭道中来，最上悲愍大勇猛，  
若此世间今无依，复何主宰为依怙？  
一切皆从正法生，从法出生诸佛子，  
佛子今已离世间，复有何人作依怙？  
众生多种真实意，佛能拔苦悉圆成，  
开明众生所爱周，还复虚空归寂默。  
一切人众皆同等，闻佛所说勇锐生，  
今佛世尊已涅槃，复有何人宣正法？  
苦哉！世间人天等， 悉无光明皆破坏，  
圣尊出世最极难，佛大牟尼今已逝。  
闻佛圣尊已涅槃，所爱正法亦随灭，  
一切众生乐法深，复有何人善施作？  
悲心一味大无畏，大悲愍者所依止，  
一切功德普能成，灭已后复何所得？  
何名三界作利益，所谓发起大悲心，  
悲愍即是真实智，平等依止于舍行。  
苦哉！佛大功德宝， 经俱胝劫所积集，  
依止难地即销亡，所有正法亦坠堕。  
世尊导师离世间，苦哉！无明所闇蔽，  
此世此生险难中，勤力所成皆破坏。  
大哉！最胜即佛宝， 一何今时悉离散？  
深可伤悲诸世间，发起一切破坏事。  
佛灭苾刍众亦空，譬如群牛失其母，  
诸有智者覩斯缘，谁不心生大悲恼？  
全身委地伸敬奉，顶礼世尊离尘足，  
佛日光明已暗冥，我等后无所归向。」

无常大事极惨毒，一切众生平等受，  
佛亦今时被汝侵，故令我今无救护。  
八正道法如妙药，能治烦恼病根源，  
大师！大悲！大医王！于今亦堕无常数。  
苦哉！无悲极迅速，世尊慈父已入灭，  
一切世间悉暗冥，何人为开明照眼？  
苦哉！世尊已入灭，我子心宝将不还，  
今子临当刑戮时，愿佛来救斯厄难。  
世尊普救诸苦恼，一切最胜所归趣，  
我子无依命欲亡，惟愿今时垂救度。  
若我今日得善利，如大威德之所说，  
令我诸爱不散离，是即获得最上语。」

日照商主以如是等悲切语言说伽陀已，复谓优婆塞言：「佛诸弟子大声闻中，佛以教法付何人已入般涅槃？」

优婆塞言：「商主！谛听！我佛世尊以其教法，付嘱尊者大迦叶已入般涅槃；彼尊者大迦叶，如世尊勅以其教法付嘱尊者阿难已，次入涅槃。今时，即是尊者阿难大威德者任持教法，而彼尊者悲心如佛，能于彼彼国城聚落一切方处，调伏摄化一切众生，于众生中，若有未种诸善根者，方便摄化令种善根，已能积集一切善根得相续者，使令成熟；已能成熟诸善根者，使其得度；若有萦缠烦恼病者，为说正法胜甘露药令其除愈，犹如医王。」

「又为一切烦恼黑暗所覆众生，宣说正法，清净光明破烦恼暗，譬如日天出语光明和合调顺，状俱母陀花开发可爱，犹如月天。常以正法教授调伏诸小国王，如转轮圣王。以自智慧胜妙辩才，摄伏一切邪异外道群鹿之众，犹如师子。指示法律开导一切，犹如导师。广为众生宣说正法增益法财，犹如商主。普令一切种植善种覆荫增长，犹如大云。教示损益犹如父母。诸有一切难调众生善为调伏，未得度者令其得度，未安隐者令得安隐，未涅槃者令住涅槃，一切险恶艰苦逼迫彼彼众生大怖畏者，令其脱免。」

「总略而言，彼圣尊者有大威力，一切佛事皆悉能作，随念能应，如汝今时，子之厄难随汝所念，能为救度。」

尔时，日照商主闻是语已，如还命人宛转惊惶，即作是言：「仁者！彼尊者阿难今在何处？」

优婆塞言：「商主！尊者阿难今在毘耶离城庵罗树园。」

如是言已，日照商主即起，恭敬膝轮着地，向毘耶离城合掌顶礼，满目泪流，作是白言：「尊者大慈！我子今时有别离苦，忧恼逼迫无所伸告，我今罄以极切心诚悲泣哀祈尊者阿难，愿垂救护。」实时，商主说伽陀曰：

「今此尊者最胜上，	众生心意悉明解，
如意如愿普能知，	愿今听我说是事。
我佛世尊已入灭，	佛诸弟子有大威，
尊者多闻无等伦，	能持如来清净教，
善安慰我逼恼心，	复为世间所归向，
常乐利益于众生，	愿今观察如是事。
今时我子以何缘，	云何如是将致害？
我今危逼子无依，	愿师威神作救护。
若或圣者不任世，	无复可得利众生，
信善之人欲害时，	非师何人能放舍？
留身住世利群品，	能善任持佛正法，
现前应起悲愍心，	摄受救护于我子。
我诸方计无所成，	今无归趣复无救，
父子同陷忧泥中，	尊者悲心愿提拔。
我今悚怖深启告，	师利世间余何有？
释迦牟尼师所言，	今如闇中现光照，
唯除尊者作善利，	余复无人能救护。
惟愿尊者速降临，	应起悲心救我子，
为子忧心如怨执，	恶人侵娆难堪任，
我及妻子悉无依，	愿欢喜尊施欢喜。」

日照商主说是伽陀，时尊者阿难悲心增益，昼三夜三即为思念，以声闻中所得天眼普观世间，何法是增？何法是减？何者险恶？何者难苦？何者逼迫？何者具有险恶艰苦逼迫等事？何者微小？何者渐增？何者广大？何者恶趣道中我当提拔？何者天中善趣及解脱道我当安立？何者欲泥所陷没处我当亲手随与拔除？何者远离圣财我当令其圣财增广？尊者阿难常为众生如是观察，与尊者舍利子等无有异。

实时，尊者以净天眼观彼金色童子，昔种善根胜行成熟，然为险恶艰苦逼恼萦缠。见已，实时尊者乃舒如象王臂，速于国主阿闍世王所居宫阙殿宇之

上，隐身不现，但于空中弹指警觉。其王尔时方处殿中欢娱沈惑，忽闻空中有声，作如是言：「大王！汝作不善，彼金色童子都无过失，王自不能审细详察。今时遣出王舍大城，诣弃尸林中而令弃置将欲杀害，大王宜今速止斯事。」

尔时，阿阇世王闻其空中尊者阿难语已，即速旋动惊惧，顶礼尊者阿难。乃起于殿举发大声，普告四方，作如是言：「汝等审听，速往弃尸林中，宣示我语：『彼金色童子当勿杀害，速宜放舍。』汝等众中能往告者，我当出彼金藏而赐于汝，及当于汝五大聚落。」

时多人众闻王宣示，人所爱念金色童子令其放舍。时百千人奔走而出，竞欲告语。当如是时，四监逐官同诸脍宰，驱行金色童子，已到弃尸林中。时彼迦尸孙那利女有自亲识知友，具以种种青黄赤白妙好之衣而为庄严，安布舆乘入弃尸林中，时彼知识于是方处聚积其柴欲布柴笼。

是时，诸脍宰言：「汝等于今未宜安布所用柴笼，小待须臾，当俟我等为其童子安布叉已，我即杀之。然后以此金色童子，与彼迦尸孙那利女同处焚烧。」如是言已，时诸脍宰即举其叉安之在地。

尔时，金色童子观见彼叉既在地已，即思念母，极大逼切满目垂泪：「我今与母即见别离，我母今时在何方处？我母昔时或于中夜失其怀抱，暂不见我即生极苦。又念我母唯我一子，今既别离母命何存？苦哉！我今实无福力，招感于母与我别离，子母今时俱受大苦。」

时诸脍宰开掘于地，将立其叉，互相议言：「汝诸脍宰，何人能为金色童子举叉安立？」互各推排汝当安立。中一人言：「我今头痛风恙所侵，不能举立。」中一人言：「我今背痛。」一言：「我今两肋疼痛。」一言：「我今腹有所痛。」彼诸脍宰各言所苦互欲避之，不忍施作无义利事。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五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六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法护等奉 诏译

尔时，金色童子闻诸脍宰互言议已，见叉在地间掘举立，即作是言：「苦哉！我今受斯危逼，即于生死广大过失深生厌离，忻乐希求解脱胜道，身无依托，心中现起险恶怖畏。」于刹那间，又复号哭唱言：「苦哉！我今捍劳其力极难所得，是日人身不能当作大利益事。苦哉！我于生死海中又复流转；又复我今住生死行；又复我于生死旷野，诸险难中盘旋踟躇；又复我今还入生死极险恶处；又复我今还坠生死大堕落处；又复我今还投生死大罗网中；又复我当于彼等活、众合、黑绳、[口\*罽]叫、大[口\*罽]叫、炎热、极炎热、阿鼻等诸地狱中生；又复我当于彼象、牛、群兽、飞禽、杂类畜趣中生；又复我当于彼常受饥渴等苦，不得少分残弃饮食及大小便利诸类饿鬼是趣中生，斯等诸趣皆受苦恼。我昔闻佛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出现世间，如优昙钵花最胜难得。彼佛世尊知诸法律，能为世间宣说开悟，难得之法刹那具足。又复我今人身难得现生胜处，诸根不缺不聋不哑，亦不挛躄身力具足，亦复能知善说恶说诸有法义。我今离佛世尊当无救护，又若不离八难，虽得人身虚无果利，我于今时当何所作？彼佛世尊大悲愍者，今在何所？惟愿大慈思念于我，悲愍我今无所依托，无主无救，无归无向，复无照烛，险恶艰苦渐大逼迫。世尊大悲，因垂警悟愿来救护。」

又自惟忖：「我之薄佑罪业深重，一何世尊速入涅槃？」当是思惟悚怖之时，善慧忽生。又作是念：「若佛世尊已入涅槃，佛弟子中大威德者，尊者大迦叶，如来付嘱任持教法，又已涅槃。我闻尊者阿难今现任持如来教法，有大神力具大威德，能为一切众生广作利益，荷负众生曾无休息。而彼尊者有大悲愍，应念于我受斯艰苦。惟愿尊者悲心如佛速来救护。」念已，实时涕泪悲泣，转复于彼生死怖中深极毁责，发起上品求出离心，遥向尊者阿难痛切哀诉，说伽陀曰：

「生死怖中堪大惧，	我常不生于欢喜，
尊者阿难悉了知，	惟愿今时听此说。
佛一切智大悲者，	应化入般涅槃后，
利益众生正法门，	付嘱尊者大迦叶，
而彼尊者作利乐，	化事圆成次涅槃，
复以世间利益门，	付嘱阿难大威德。
尊者迦叶大名称，	彼涅槃后迄于今，
尊者世间同一亲，	广为众生作利乐。
三界无主作主宰，	诸怖畏者施无畏，
疲者置于止息方，	无归向者作归向。

尊者世间同一亲，  
佛弟子中近侍尊，  
尊者今于苦难地，  
此外别无主所依，  
生者决定皆归死，  
尊者能于生死轮，  
若能出离于八难，  
刹那成事斯极难，  
诸佛出世示众法，  
尊者今时应念来，  
尊者悲心大坚固，  
不舍于我大慈悲，  
尊者有大功德力，  
我今艰苦逼恼中，  
我今危苦无救护，  
尊者慈悲速降临，  
大师所作悉能作，  
今善任持佛正法。  
若不为我垂救拔，  
即见我今极破坏。  
智者不应怀死怖，  
善知出离诸要道。  
所作有利甘趣死，  
由此缘故我悲苦。  
斯即最上极难得，  
如过去佛亲化度。  
为诸众生而出现，  
我今趣求解脱道。  
常起利益众生心，  
惟愿慈悲善观察。  
愿尊天眼所照明，  
今应为我救斯苦。」

金色童子说是伽陀时，尊者阿难广为世间成利乐故，发起悲念，普遍观察无量无边众生乐欲，行利益心相续不断，即以天眼观见金色童子极大苦恼，无所依托。作是观已，开发悲心放微妙光，周遍国城宫殿方处，一切境界皆悉昭曜。即与五百大阿罗汉眷属，各运神力俱时腾空，如云如盖住虚空中，普遍一切吉祥相现，周匝光明广照一切，盘旋向于弃尸林所。

尔时，国主阿阇世王处于严洁高广楼阁之上，瞻见尊者阿难与苾刍众，如半月相，尊者处中加趺而坐，高涌虚空如云如盖，种种庄严殊妙可爱，渐来向于弃尸林所。国主见已，即作是念：「尊者阿难决定为彼金色童子故来至此，彼尊来已，斯必广现希有瑞相，欲为宣说未曾有法，我今宜应速往于彼。」实时阿阇世王乃向尊者及阿罗汉眷属，恭敬顶礼已，从高楼下，与无数百千眷属围绕，导从徒步前趋出向弃尸林所。

尔时，四监逐官咸起瞋恚，执剑期克诸脍宰人，作是告言：「汝等何故斯事延久？不速为彼金色童子安布其叉。」诸脍宰人闻其言已，咸生惊怖，即为金色童子安立其叉。

时金色童子，又复发起极生厌离，生死过失无所依托，作是唱言：「苦哉！苦哉！尊者阿难今时若不摄受于我，我必弃置。」



当其童子发是言时，尊者阿难自远而来，遍发其声安慰一切。即复安慰金色童子，谓其言曰：「子今勿怖！汝是调善知法律者，我今为汝止其非法，犹如蛇毒，极恶之人令不生害。是故我今令汝脱免如是危难，我今为汝如佛世尊圆满意愿，我于今时如佛知见随应宣示，又如如来。应供。正等正觉，以其正法付嘱尊者大迦叶已，我如其教，真实所作，今为汝说上首声闻大威德者所说之法。我今为汝圆满意乐；我今为汝止其死怖，及轮回中一切怖畏；我今为汝拔除疑惑戏论之箭。汝以恶见盖覆净眼，我以智药治令清净；今汝恚火我令熄灭；我今令汝离贪清净，我今令汝广植善种，我今拔汝出生死泥，我今令汝渡于苦海，我今令汝出离一切艰险边际，我今为汝解烦恼缚，我今为汝破盖障门。总略而言，我今为汝随应所作，汝于俱胝那庾多百千劫中，积集难得最胜上者，所谓断尽烦恼证阿罗汉，以智慧火遍烧一切烦恼之薪，增上所得离疑惑病，如彼千岁经久大树极难除断，以智金刚连根而断。」

尔时，尊者复说伽陀曰：

「贪瞋憍慢常相续，	流注三有海无穷，
乘彼精进智慧舟，	我今为汝令枯涸。
生为大苦老为根，	死即是极巖险处，
胜慧金刚大利坚，	破诸苦山悉摧碎。
经千俱胝劫数中，	勤苦积集所未得，
极难得者于今时，	谓令汝得无漏法。」

尔时，金色童子得闻尊者阿难如是语已，如还命人，身心安隐生大欢喜，仰观虚空专注一心，向彼尊者瞪目观视。

是时，四监逐官谓诸脍宰言：「汝等当知，此诸苾刍是悲心人，今从空来，或于我等作障难事。汝等宜今速以童子置在叉上，将非我等越王教令，招其罪咎成无义利。」

彼诸脍宰闻是语已，咸为妻子眷属怖其断命，实时举起金色童子欲置叉上。

尊者阿难速以神力，于彼叉上布净月轮，光明皎洁，轮中出现妙莲花台，其量广阔，尊者神力所加持故，自然令其金色童子处莲花上加趺而坐，登其坐已，周遍观察。

时虚空中有无数百千那庾多贤圣，俱发声言：「奇哉！奇哉！」说伽陀曰：

「奇哉！正教大威力，佛一切智未曾有，  
声闻弟子今亦然，能作如来神变事。  
尊者阿难于今时，大威德力斯明显，  
善逝所作事悉同，广大正法未曾有。  
佛日光明虽已没，尊者威光复照明，  
诸苦逼恼悉蠲除，奇哉！吉祥大欢喜。  
自智慧德大威神，光明焕赫大严饰，  
尊者犹如妙月轮，出现空中而清净。  
善逝光明既已没，暗冥普覆诸世间，  
尊者神光复照明，正法于今极彰显。  
佛宝最上今虽隐，不思议德悉周圆，  
世间髻宝大吉祥，尊者阿难能开显。」

尔时，尊者阿难高处虚空，犹如秋天清净月轮，光明皎洁普照一切，复如云盖，现吉祥相周遍清净，以自威光映夺于日，与五百大阿罗汉眷属围绕住虚空中，为金色童子说伽陀曰：

「如来大师出世间，是即最上大希有，  
最胜为彼天人师，五眼清净无障碍。  
如佛世尊昔所说，离苦清净妙法门，  
是法若能知苦因，彼一切苦悉能断。  
由知苦故能断集，即能超越于苦法，  
圣八正道如理修，趣向涅槃获安乐。  
我今如佛所说时，一切苦法悉除灭，  
正智能破无智心，此灭不复受后有。」

尊者阿难说是伽陀，时金色童子闻是法已，有身见山高二十峯，以智金刚而悉摧破，即证须陀洹果。

是时，金色童子证是果已，譬如商人大获其利，又如耕人所种成熟，复如战阵勇猛得胜，又如得成转轮圣王，而生最上适悦欢喜。实时合掌，恭敬向尊者阿难宣说伽陀而伸赞叹：

「阿难尊者我归命，  
又复归命诸佛子，  
希有悲心极广大，  
我今苦逼极颠危，  
尊者阿难于是处，  
我所逼恼无归投，  
苦恼道中极增炽，  
慈悲心如净月轮，  
我今所得所作事，  
尊者善友斯降临，  
尊者善闭诸恶趣，  
枯涸一切生死流，  
生死本无初中后，  
以智金刚平等门，  
无始时来深陷没，  
今遇最上大医王，  
归命最上大尊者，  
建立牟尼大法幢。  
希有悲心复最上，  
尊者慈悲善救度。  
普能闻彼一切声，  
尊者救已得解脱，  
尊者力故得清凉，  
出现牟尼清净月。  
非由父母及诸亲，  
故令我得极善利。  
亦复能开解脱门，  
积骨如山善摧破。  
烦恼积集诸怖畏，  
尊者善出诸边际。  
忧箭入心未拔除，  
从法口生离诸病。」

是时，空中彼诸贤圣即向尊者阿难注意瞻仰已，于刹那间彼弃尸林所自然除去内外一切土石砂砾触处，遍洒旃檀香水，烧众名香竖立幢幡及宝楼阁，复有真珠所严众衣，遍散种种可爱妙花，是处忽然清净严饰，犹如诸天欢喜之园。时诸贤圣为尊者阿难，布设种种殊妙珍宝行列庄严，安施一切金宝所成大师子座及承足宝几，复为五百阿罗汉众，各各排设宝庄严座。

是时，尊者阿难从空而下，处于师子之座，五百大阿罗汉亦从空下，各登其座。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六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七

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光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惟净等奉 诏译

尔时，国主阿闍世王与无数百千臣佐眷属，既至会已，覩诸胜相。乃至见彼金色童子，净月轮中光明皎絜，莲花台上安处其座，如云散空秋天满月，复

如金幢其光焰赫吉祥殊特。时王观已愕然惊异，发生最上希奇之心，身毛喜竖面目熙怡，如海波相深增净信，即向尊者阿难全身委地恪恭拜奉，举口就足复伸歎敬，然后跪膝合掌，谛诚瞻仰尊者阿难说伽陀曰：

「归命最上大圣者，  
普能救度此会人，  
今此我等诸人众，  
若声广震于会中，  
若非尊者所救护，  
我等大众于今时，  
奇哉！尊者大胜智，  
希有如是胜所行，  
汝今所现神变云，  
最上寂静大威光，  
世间危苦咸皆集，  
汝能广利诸众生，  
世尊普观诸世间，  
今汝尊者照世间，  
汝于今日善所作，  
而复拯拔于我等。  
若非尊者所摄受，  
我等一切皆破坏。  
利益众生事皆息，  
大火逼迫皆焚爇。  
具足最上悲愍心，  
显明宣演而奇特。  
我等咸观未曾有，  
与如来光等无异。  
尊者为主为归救，  
如佛悲心普爱念。  
我等皆获大喜乐，  
任持能仁清净教。」

尔时，阿阇世王说是伽陀伸赞叹已，圆满意愿心生欢喜，速起前诣先安布彼铁叉所，即舒二手承接金色童子，最极欢喜如获爱子。

是时童子从莲花座自然而下，王以怜爱增深，趋前持抱再三抚惜，瞪目观瞻喜色盈眸，说伽陀曰：

「如我往昔得王位，  
见今逼迫艰苦中，  
面轮出生清净目，  
光明晃曜映月光，  
色相圆满复柔软，  
一切身分悉周圆，  
汝昔逢值于何等，  
以汝众所爱念人，  
汝所施作甚调寂，  
色相端严世亦希，  
于有德人何生恚，  
我于彼时喜不深，  
得解脱者倍增喜。  
犹如优钵罗花叶，  
我等今时获瞻覩，  
功德具足众庄严，  
光润莹明咸观见。  
无悲愍心极恶者，  
将令杀害而弃置？  
出言闻者欢喜生，  
举世何人不爱乐？  
功德岂容过失随？」

同彼金刚真实心，	云何是中起差别？
诸有铁石为心者，	及彼都无思虑人，
此等破坏于识心，	应于汝子不生爱。
坚固金刚大炽焰，	如人举置于我顶，
复如利剑断颈胸，	见破坏汝亦如是，
复如猛恶大雷雹，	从空堕击于我心。
今汝众所爱乐人，	何人教勅令杀害？
苦哉！何人猛恶语，	于汝造作如是业，
何等极恶怨缚心，	今时于汝不爱乐？
何故死王来触娆？	何人故起厌恶心？
昔时杀汝是何人？	汝今速应为我言。」

尔时，金色童子闻阿阇世王如是语已，即起思念：「若我今时以其前事具白于王，岂非我于勇戾大臣造恶业邪？何以故？王性暴急斯须显明，即于今时害其性命。」又复惟忖：「但自审观宿业，我于先世历诸生中，决定自造诸不善业，作已成熟报应斯明，是知先世业因不能忘报，故我今时实无过咎，为他欲杀而使弃置。」作是念已，决定无疑，即诣王前说伽陀曰：

「如我昔于先世中，	自所造作不善业，
业成果熟理昭然，	而今报应当发现。
今日所招非爱果，	皆由自作不善因，
此时受报必无疑，	王应为我善伺察。」

童子说是伽陀已，前诣尊者阿难所，全身委地顶礼双足，退住一面。

是时，尊者阿难告童子言：「童子！此迦尸孙那利童女，先为蛇毒隐覆支体，汝以真实加持之力，令今起止速获轻安平复如故，亦使此会一切大众咸生净信。」

尔时，金色童子闻尊者语已，乃于一切众生深心坚固，即起思念：「勇发真实加持之力，若法真实所说真实，我于迦尸孙那利童女，决定不曾生起微细烦恼，若贪、若瞋、若痴、若害，及余别别心所随烦恼等，即法真实所言真实，令此女人身毒销散平复如故。」童子作是真实加持思念已，彼迦尸孙那利童女身毒销散实时苏省，回旋升举安乐如故，宛转四瞻即见一切大众集会。

是时，一切无数百千人天大众，异口同音发如是言：「奇哉！希有！金色童子心意清净，有大神用、具大威力令能如是，以彼真实加持力故，令其迦尸孙那利童女升举轻安，还所爱命。」

时彼迦尸孙那利童女，审复四顾普观众会，乃至见彼弃尸林中，有尊者阿难与大苾刍众处半月相，众宝光明广大微妙，师子座中次第而坐，及见国主阿阇世王与无数百千臣佐眷属俱在会中。又见自身先卧竹舁之上，青黄赤白繒彩所严。童女见已，心生疑怖：「我今或是梦所见邪？心迷乱邪？又或应知自业所感致如是邪？」其后彼之亲族，即为如实广说前事，谓言童女：「此诸事相，悉是尊者阿难降临于此，以威神力令汝还命。」

是时，童女闻此语已，即于尊者阿难发起最上清净信奉希奇之心，乃自惟忖：「先在园中，为彼勇戾大臣起破坏意，死怖逼迫心日迷乱，恶分位时深自厌患，省觉女身多为损恼。苦哉！苦哉！女人之名，比于余类而极卑贱，众苦所集，我今云何而能舍此志所厌恶女人分位？」作是念已，速起离会求一妙衣，持捧前诣尊者阿难所，顶礼双足以衣奉上，发生最上清净信心，思念尊者阿难最上功德：「前以真实加持之力令我轻安，汝法真实，汝言真实，汝于如来诸弟子中多闻第一，胜中胜上，上中最上，声闻中龙，声闻中师子，声闻中大仙，声闻中调善者，声闻中钵訥摩花，声闻中俱母陀花，声闻中白莲花，声闻中调御者，声闻中导师，声闻中月，声闻中日，声闻中宝，声闻中髻珠，法中多闻者，任持教法者，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办，去除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心善解脱，有大神用具大威德，及大光明为大施田。尊者如是有大功德，若法真实、言真实者，令我今日转女人身成男子相。」

发是言时，以尊者真实加持力故，迦尸孙那利童女于刹那间即转女身成男子相，所成男身色相具足，端正殊妙人所乐观，诸妙衣服及庄严具而为严身。是时，空中自然雨出种种殊妙悦意天衣，其衣广大遍空如轮普覆一切，于须臾间彼弃尸林中，衣轮映蔽日光不现。

尔时，彼会人天大众见是事已，咸生惊异，尊者阿难有大威神功德如是。实时空中有无数百千俱胝那由多天，咸作是言：「奇哉！奇哉！广大殊特实未曾有，尊者阿难具大威德，最上清净作大施田。彼迦尸孙那利童女，持以一衣行净施持，愿力相续乃转女身成男子相。大哉行愿！殊胜若斯！」时诸天人俱生净信，即于空中雨众天花，复奏清妙可爱天乐。

尔时迦尸孙那利男子，以尊者阿难大威德力，随自所欲圆满意愿，显观如是现果报已，发生最上庆悦之心，身毛喜竖，即起前诣尊者阿难所，双膝着地合掌恭敬，谛诚赞叹说伽陀曰：

「归命难得不思議，	净妙功德所庄严，
我于今日无所依，	由尊者故得还命。
若我今时不得汝，	清净智眼所救护，
我之余命不能存，	尊者今还施我命。
奇哉！功德大力势，	奇哉！普施众生喜。
今于色逼苦难中，	善为多人作救护。
奇哉！汝为应供者，	最极难得善清净，
我以一衣表施心，	威神转小成大利。
又复一衣至微小，	持奉尊者大牟尼，
随自乐欲得圆成，	由汝善力现招果。
如我意者女人身，	积集广大诸过失，
尊者威力所加持，	得转女身成男子。
转转还同天人相，	天庄严具以严身，
空中复雨妙天衣，	缤纷而坠增欢悦。
如是功德妙福田，	若人不能如实作，
斯人渺福果利虚，	痴等烦恼怨所缚。」

说是伽陀伸赞叹已，时彼男子显观如是现果报事，即自思念：「我今所转色相若斯，又复具观爱非爱果，理事彰明，我今不复处白衣舍，应求出家。」作是念已，前诣尊者阿难所，顶礼双足白言：「尊者！我今愿于尊者法中清净出家，受具足戒成苾刍相，于尊者所誓修梵行。」

是时尊者阿难即为教授出家之法，乃至成苾刍已，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

当于尔时，日照商主并其妻室，先为金色童子离别忧苦悼惶驰逐，于王舍城中街衢巷陌，偃仆于地施起旋伏，进止盘桓惊忧迷乱，举手击身高声唱言：「苦哉！我子！苦哉！我子！」哀声逼迫而复涕泣。实时商主忽闻人言：「尊者阿难自空而来弃尸林中，为救护彼金色童子，广为施作诸希有事。」日照商主并其妻室，闻是言已，如甘露水灌注心顶，发生极大欢喜之心，又如转轮圣王受灌顶位最胜悦乐。实时从地宛转而起，速疾奔行出王舍大城诣弃尸林。

到已，乃见金色童子，如秋满月清净皎然，云翳散空罗睺去障，近于尊者阿难安庠而坐。又见尊者大威神力，能生希有殊胜事相，天人惊异广大神化。商主见已，即于尊者阿难发生最上清净信奉奇特之心，全身委地礼尊者足。起已，重复双膝着地，合掌恭敬谛诚瞻仰，大喜增极满目泪流，乃向尊者阿难一心赞叹，说伽陀曰：

「奇哉！尊者大福力，	广大威神极显彰，
我今危逼恶难中，	尊者善为作救护。
奇哉！悲愍大胜德；	奇哉！妙智悉具圆。
汝一切智等世尊，	最上清净而明显。
如我今时为子故，	沉没艰危苦海中，
尊者智慧大威光，	方便善为我救拔。
若我今时不得值，	尊者悲心为摄受，
我及妻子久已投，	忧苦网中无出离。
尊者今时来降此，	大悲威力所出生，
子已得渡忧海中，	亦复出离忧险处。
忧绳昔缚今得脱，	忧行迁流今亦停，
忧恐怖畏今已除，	忧笼拘繫而今出。
不为忧泥所陷溺，	不为忧刺所伤身，
不被忧蛇恶毒侵，	不遭忧箭而射击，
不使忧剑所断割，	不与忧怨相值遇，
忧恼大鱼不相吞，	不遭忧火而焚爇。
尊者今日善所作，	妙光普照大众会，
众生净眼悉开明，	一切心意咸欢悦。
尊者其名庆喜尊，	众生利乐喜中生，
如是善开救度门，	我今获得大欢喜。」

尔时，日照商主说是伽陀赞尊者已，即同妻室前诣金色童子所，以子育之心增剧怜爱，趋前持抱再三抚惜，大喜增盈满目垂泪。父母同时举熙怡目谛观童子，说伽陀曰：

「秋天满月吉祥相，	清净身光普照明，
多种意愿悉圆成，	父母欣复见汝面。
紺目睛光赤铜相，	修广殊妙极端严，
斯由尊者所降临，	父母欣复见汝面。」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七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八

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光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惟净等奉 诏译

尔时，金色童子于生死过失心极厌离，实时告白其父母已，前诣尊者阿难所，顶礼双足，作是白言：「我今愿于尊者法中清净出家，受具足戒成苾刍相，于尊者所誓修梵行。」

是时，尊者阿难即为教授出家之法。乃至成苾刍已，于须臾间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证是果已；以宿命智谛观先世相续业因，乃见自身极具殊胜大福威力，即作是念：「我今虽获如是福力，然其福命有所尽限，今我所得如斯之报，应由往昔造诸福因。我今宜应为诸众生，开发福门令生尊重，亦复显明自福威力。」作是念已，实时脱自身所著衣持用净施，以神力故，一衣脱已一衣旋复自然出现，如是数数旋脱旋现，脱已还生其数广多，于尊者阿难之前积而成聚。其所积衣殊妙无价，光明晃曜如初生日，又如阎浮檀金焰赫光聚，返覆观瞻其光益丽。

尔时，在会一切大众见是事已，心生惊异，咸作是言：「奇哉！希有！奇哉！希有！奇哉！福者有胜威力。奇哉！能作如是广大威神福事。若此尊者所脱之衣相续不断，即彼无价广大妙衣，而应不能得其边际。」

时金色尊者即以此衣先奉父母，然后以衣净施尊者阿难等诸苾刍众，乃至弃尸林中所共集会一切大众，人各二衣施以被体，以其金色苾刍威神力故，如是普施，即彼衣聚而亦不尽。

是时，金色尊者以自神力踊身虚空，往诣王舍大城，普遍一切街衢巷中，脱自所著金色妙衣，数量广大积而成聚；然后普遍王舍大城，高声唱言：「诸人当知，我今脱自所著之衣普施一切，汝等随应欲受用者恣其所取。」诸人闻已，于刹那间乃有无数百千人众广大集会，咸共瞻覩，遍王舍城街衢巷中，金色妙衣积广大聚，如初生日光明照触，又如阎浮檀金宝光晃曜；彼金色尊者高处空中威光焰赫，犹如金山吉祥炽盛。一切大众覩是相已，咸生惊异，面目熙怡如海波相，俱作是念：「奇哉！奇哉！是事希有！此修何因果

招如是，威神德力而悉殊特？我等若能知所修因如实作者，当所获果威神亦然。」

是诸人众随乐欲心，既生疑念乃相议言：「今此尊者威神德力殊特若斯，此为久修戒禁行邪？为具天眼智邪？我等今时宜应请问。」时诸人众互言议已，举熙怡目合掌，向空谛诚瞻仰，归命顶礼金色尊者，异口同音说伽陀曰：

「尊者所具大胜福，	而应获得天眼智，
能施如是大威神，	尊者今应为我言。
若于此世或他世，	欲求富乐及功德，
修何胜行得圆成？	尊者今应为我言。
时彼尊者大正士，	发起增胜悲愍心，
开明广大欢喜言，	妙音普遍诸方处。
我今宣说如是义，	显明开示汝诸人，
如其次第广敷扬，	汝等谛听我所言。
我于此世及他世，	所获成就众福门，
富乐功德等希奇，	由修福故获如是。
汝等厌离于诸苦，	乐欲成就快乐者，
应当速修诸福因，	即得福乐咸臻集。
诸有求成于乐果，	此世或复他世中，
一切获得定无疑，	由修福故彼有果。
长者居士及商主，	婆罗门等众类人，
受诸富乐广随心，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于人中乐欲得，	妻妾子息等眷属，
善和圆满适悦心，	由修福故彼有果。
色相谦恭众殊胜，	开悦意目普观瞻，
人中获得妙威光，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于人中欲成就，	眷属圆具不破坏，
财宝受用悉无穷，	由修福故彼有果。
欲具胜福及宿命，	出言闻者皆信顺，
人中常得众所钦，	由修福故彼有果。
若欲成就广大福，	在在生中常所随，
人中受用称悦心，	由修福故彼有果。
人中若欲得成就，	无数财宝悉丰盈，

久固无减复周圆，  
若欲北俱卢洲生，  
人中寿量数决定，  
所有田苗谷米等，  
人中受用得丰饶，  
劫波树衣极殊妙，  
随意所用覆身支，  
又欲北俱卢洲生，  
歿已得生于天中，  
龙王胜报如天子，  
地中受用天福因，  
王者威光胜吉祥，  
人主尊崇胜福增，  
转轮圣王及小王，  
同彼天主大威光，  
若欲人中尽无余，  
转轮圣王用无穷，  
毘摩质多罗王等，  
受用常同帝释天，  
最胜毘沙门天等，  
种种受用欢喜增，  
天中欢喜妙园苑，  
常同天女戏园中，  
所有种种天王等，  
受用殊妙喜随增，  
天中一切随所欲，  
变化宫殿妙安居，  
天中十种胜功德，  
一天增胜于一天，  
欲界种种胜上事，  
自在受用欲界中，  
随所恹望妙欲乐，  
所得不假勤力营，  
所有梵众等诸天，

由修福故彼有果。  
彼所生无我我所，  
由修福故彼有果。  
不种自然能广成，  
由修福故彼有果。  
彼衣自然非造作，  
由修福故彼有果。  
人中受报无间断，  
由修福故彼有果。  
所食饭等苏陀味，  
由修福故彼有果。  
所得具足天无异，  
由修福故彼有果。  
随应所获地中主，  
由修福故彼有果。  
一切七宝等成就，  
由修福故彼有果。  
一切阿修罗王众，  
由修福故彼有果。  
守护世间四天王，  
由修福故彼有果。  
是即天中胜受用，  
由修福故彼有果。  
帝释天主胜具足，  
由修福故彼有果。  
富乐受用悉无穷，  
由修福故彼有果。  
寿命色相势力等，  
由修福故彼有果。  
天中富乐等具圆，  
由修福故彼有果。  
天中受用悉如意，  
由修福故彼有果。  
修定行者居定地，

获得离生喜乐门，  
修定者获定生乐，  
得乐寂静舍念成，  
所有诸佛声闻众，  
威神广大悉圆成，  
于百劫中勤修习，  
圆成胜妙福威神，  
最胜无量无比喻，  
圆成正等正觉尊，  
美容盛年众殊妙，  
妓女眷属福所招，  
修胜福故得生天，  
获诸悦意福所生，  
由修福故得不断，  
因福能生净信心，  
因福能宣可爱语，  
一切皆由福所生，  
不有世间妙乐事，  
是故常求妙乐人，  
我昔因修少福故，  
随其乐欲得圆成，  
我昔曾生六欲天，  
经历多千俱胝生，  
曾无苦恼无缺减，  
转轮王等最极尊，  
故知福有大威力，  
处处随应我悉成，  
色相多闻皆圆具，  
妙音闻者适悦生，  
我由往昔愿力故，  
色相功德等具圆，  
此生家族极广大，  
阎浮檀金妙色衣，  
身诸分位广周遍，

由修福故彼有果。  
爱尽妙乐复增胜，  
由修福故彼有果。  
各具第一胜功德，  
由修福故彼有果。  
得证缘觉菩提果，  
由修福故彼有果。  
一切功德普庄严，  
由修福故彼有果。  
高胜种族德庄严，  
随意适悦而无碍，  
具天女等众福果。  
一切所欲皆成就，  
清净胜慧所庄严。  
捷辩记念悉具足，  
因福故获大名称，  
殊胜善妙众功德。  
不因福故而能成，  
应当修集诸福聚。  
得值毘婆尸如来，  
毕竟广大胜成就。  
为彼天中自在主，  
彼彼天中受胜乐，  
人中胜上亦复然。  
受诸富乐皆具足，  
于彼在在所生中，  
受诸福乐大自在。  
口出优钵罗花香，  
所发语言人爱乐，  
今所得福亦复然。  
见者咸生欢悦意，  
珍财富乐数难量，  
覆体庄严而可爱，  
馥郁犹如旃檀香；

其香胜妙众普熏，  
凡我所有诸求愿，  
彼彼随起思念时，  
大释师子净教中，  
阿罗汉果妙证成，  
我今只度于此生，  
亦不还复来此间，  
由宿业因所发起，  
我今所感事虽然，  
随风闻者生爱乐，  
衣服珍宝等乐具，  
我即一切皆成就。  
我今已具出家法，  
居清凉地而寂静。  
而复不受于后有，  
已证无漏涅槃乐。  
现受果报极广大，  
果报边际亦不见。」

时，金色尊者说是伽陀已，有无数百千俱胝广多人众，得闻如是昔未曾有无限不思议诸福事已，咸皆惊异发生最上希奇之心。即于世尊大师清净教法至诚尊重，如其所欲随自力能而行布施，发大誓愿作诸福事。

尔时金色尊者，普为一切城中大众无数种类，开发福行令生信重，如应宣说诸福事已，即运神力自空而还弃尸林中，向尊者阿难等诸苾刍众，次第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国主阿闍世王，闻勇戾大臣先于园中，以憎嫉事于彼迦尸孙那利童女作无义利，金色童子本无过咎构成罪恶，将令杀害而使弃置，闻已悖然极生恚怒，观视近臣而告勅曰：「汝今当知，此极恶人造斯恶行，汝应执往殒弃其命。」

时勇戾大臣随从于王，亦在会中，忽闻如是王告勅已，惧死怀怖举身颤掉，心目迷乱如火所焚，即起趋前忙然奔走。是时，王之臣佐及无数百千人众俱生恚怒，竞共驰走奔逐执取。是时多人既执持已，增剧嫌恚众共打击，痛苦逼身不能制止。

尔时，勇戾大臣以其危逼涕泣，前告尊者阿难言：「惟愿尊者，起救护心救我此苦，我今无主无救无归，众所厌弃命将殒谢。」

是时，尊者阿难即告众言：「汝等且止！勿应致杀，我当告语国主大王。」时诸人众闻尊者阿难如是语已，实时放舍不复执持。

是时，尊者阿难即当顾视阿闍世王，王审其意白尊者言：「若此勇戾大臣能于尊者法中清净出家，乃至尽寿而为近事，我即如其尊者教勅今当放舍。」

尊者答言：「其事如是。」时诸人众闻是语已，其所打击苦恼等事而悉制止。

复次，尊者阿难告金色尊者言：「汝以真实加持之力，令此勇戾大臣身诸痛苦悉得销散轻安如故。」实时，金色尊者广起利乐一切众生深固之心，乃发真实加持之力，作如是言：「若法真实所言真实，今此勇戾大臣虽于我所作不饶益，我实于彼不起微细损害之意，此法真实，言真实者，速令此人身诸痛苦悉得轻安。」作是言时，彼勇戾大臣诸苦销散轻安如故，即能升举，乃于如来清净教中深生信乐，前诣尊者阿难所，顶礼双足作是白言：「我今愿于尊者法中清净出家，受具足戒成苾刍相，于尊者所，誓修梵行。」

是时，尊者阿难即为教授出家之法，乃至成苾刍已。于须臾间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证是果已，实时踊身处虚空中，出现种种神变事等，普使一切在会大众身意泰然。是时，勇戾苾刍从空而下，诣尊者阿难等苾刍众前，次第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一切大众见尊者阿难广作如是大威神力希有事已，是诸大众于尊者所极生最上清净信重，咸皆欢喜，谛诚瞻仰。

尊者阿难，普为大众随其种类如应说法。是时会中无数百千人众，闻所说已，其获果利成证有差，会中或有证须陀洹果者，乃至或有证阿罗汉果者，有发声闻菩提心者，乃至或有归向佛者，信乐法者，尊重僧者，各各蒙益如应而住，彼日照商主并其妻室于此会中见谛开悟。

复有无数百千天人，发生清净信重之心，雨天宝衣奏天妙乐，又复雨诸天中妙花，谓优钵罗花、钵訥摩花、俱母陀花、奔拏利迦花、曼陀罗花等，数量广大积至于膝。又复普散种种天花，周遍充满弃尸林中，起尊重心以伸供养。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八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九

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光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惟净等奉 诏译

尔时，国主阿闍世王得见如是人、天、大众种种希有神变事已，发生最上清净信重奇特之心，作是赞言：

「奇哉！奇哉！实未曾有。尊者阿难自功德力，殊胜若斯而极明显，复能开发如来最上清净教法大威神力。

「大哉！大哉！世尊如来。应供。正等正觉。最胜知见所宣无上清净教法，付嘱尊者大迦叶已，而彼尊者真实所作。

「苦哉！如来圣日隐没。尊者阿难，自功德光，挺然明照，普遍诸方。

「苦哉！如来妙月隐没，不常明照，如彼罗睺阿修罗王之所吞蚀。尊者阿难，自智慧月，舒光满空，普遍照曜，如俱母陀花林茂盛开发。

「苦哉！如来已入涅槃，世间离散，极大忧苦，犹如炎光，热恼侵逼；尊者清净，大云普荫，所演妙言，如甘露雨，洒润世间，咸令欢悦。

「大哉！如来最胜意愿；尊者正善，悉能圆满。

「大哉！如来无上教法；尊者闻持，普能开示。

「大哉！如来无上教法；尊者荷担，明显若斯。

「奇哉！尊者于声闻中，最上名称，真实所作，能具如是，昔未曾有；自胜功德，大威神力，无边众生，利益成就，广能开释，彼一切智，大功德法。

「奇哉！尊者今能显发，世尊大师大威神力，大悲所生，现饶益慧。」

尔时，阿闍世王如是称叹尊者阿难已，发生最上信重之心，即起趋前全身委地，礼尊者足，然后旋起双膝着地，身毛喜竖，合掌肃恭，说伽陀曰：

「归命士夫中最胜，	归命尊者多闻海，
归命希有不思议，	归命荷担佛教者，
我佛净教大威力，	奇哉！尊者正开示，
尊者希有复难思，	善为世间作利益。
所有如来无上教，	付嘱迦叶大智尊，
迦叶嘱累在当仁，	尊者今时实所作。
尊者为我作善利，	殊特思议所不及，

佛一切智功德门，  
云何如来希有事？  
佛一切智大悲心，  
尊者现处声闻位，  
如佛所发大悲心，  
摩伽陀国多人众，  
一切放逸诸众生，  
如来净教付尊者，  
今日亦同善逝尊，  
因彼阿难圣尊者，  
由斯想念正觉尊，  
归命世尊大无畏，  
声闻如是现威神，  
所有如来大威力，  
世尊虽灭亦如存，  
今日普令生悟解。  
尊者利益亦复然，  
今时悉能为开晓。  
我之所见实希有，  
广为众生作利益。  
快哉！今日得善利，  
因尊者故获利益。  
等同如来分位中，  
广大施作希有事。  
广现希奇大威力，  
谛诚归命伸赞叹。  
顶礼正觉二足尊，  
起发利益众生事。  
正善开晓令高显，  
尊者善化无空过。」

尔时，阿阇世王说是伽陀赞尊者已，乃发问言：「尊者！日照商主并其妻室宿修何因？现招果报其胜若斯，居家巨富财宝丰盈，于佛法中见谛开悟。

「又，彼迦尸孙那利苾刍及勇戾苾刍，复修何因？此世巨富，广积财宝，上族中生，于佛法中出家修道，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

「彼金色苾刍往昔修因，其复云何？于此生中果报殊特，处于富盛上族中生，端严妙好身相具足，有金色光常所照耀，一切人众美目观瞻，金色妙衣自然覆体，遍身馥郁譬旃檀香，优钵罗花妙香口出，随风闻者生爱乐心。生时空中自然而雨金色妙衣及俱母陀花，具如是等昔未曾有大威德事，而后于佛法中出家修道，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唯愿尊者，善为开示。」

是时，尊者告阿阇世王言：「大王当知，此等皆由过去累生修诸福因，至于今世果熟边际。现受其报。

「大王！汝今谛听！乃往过去九十一劫中有佛出世，号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城名满度摩帝，其佛世尊游止于彼。



「是时，城中有一商主名曰妙耳，止其城内居家巨富，财宝广多数量增盈与毘沙门天王富饶相等，于满度摩帝城中家族最上无与等者。而彼商主以富盛故，择其胜族娶以为妻，其后因同妻室嬉戏游乐，妻即怀妊。乃至后时其子未生，彼妙耳商主与五百商人同为伴侣，欲涉大海增盈息利，妻所怀子胎藏渐增。实时商主与诸商众，出离自舍远适他邦，随力营为稍集财利，然于彼中其财或为大火所焚，或为贼盗，或为家人同伴窃取分逐而去。

「其后妻室先所怀妊，时分满足生一童子，肤体黧黑容貌丑恶，具十八种可厌恶相，身口秽污恶气充盈，家人眷属随风闻者返面而去。又复童子当初生时，舍中火起财宝资生，焚爇竭尽无复遗余。

「时商主妻忙然持抱所生童子奔出其舍，舍中所有一切财物资生乐具，火既炽盛而竭焚爇，所焚无余火乃自息。

「时商主妻即入残破毁故舍中，坼自半衣敷展于地卧置童子，于是长吁而自伤叹，即起思念妙耳商主涕泣而言：『苦哉！苦哉！我今何故如斯破散？』

「是时，商主宅中所有奴婢眷属营力人等，见是火焚悉破散已，咸生惊怖：『岂非我等由此恶缘亦悉破坏？』共言议已，弃商主宅分散而去。唯一女使素怀孝义，即自思惟：『今此妙耳商主宅中资财焚荡眷属分离，寂寞无依，一何所有。商主之妻单已无侣无所依怙，我今不应亦效余人弃舍而去，今且但同商主之妻相依而住。』又复思念：『此商主妻家财资具既为火焚，一日之飧尚未能备，计将奈何？计将奈何？』

「时彼女使作是念已，即诣妙耳商主诸有亲族戚里之家。到已，告言：『诸亲当知，商主之妻于今居此贫困危急逼迫分位，汝等宜为善施方计养育救护。』

「时诸亲族即如其言而为养育，其后非久亲族舍中数数复现无义利事。诸亲议言：『今此妙耳商主之子，极不吉祥而无福力，商主舍中由于子生故一切破坏，若我诸亲今时为其作养育者，我等舍中亦同于此非久破坏。何以故？此商主子闻其名者，尚生恐惧，况存养乎？』诸亲即告彼女使言：『汝自今后，莫复来入我等舍中。』

「是时，女使为彼诸亲众残毁已，即自惟忖：『今此商主之妻，于一切处都无依托，设何方计得存济邪？或可今时我诣他舍求其佣力，随得所直以用存

养商主之妻。』时彼女使作是念已，即诣他舍执诸作役，计佣受直。得已，持归营贸所食，饲商主妻自身及子。其后母以所生童子具丑恶相，乃为立名丑相童子。

「是时，女使自后日日诣于他舍自竭微力，为彼营办日中所食，工力既增酬直亦厚，一力无怠三命获存，事虽如是然极艰苦。其妙耳商主之妻忽起思念：『我之舍中先有广多奴婢、力人、亲里、眷属而悉舍去，唯此女使存养于我，我之余命由彼而活，母族之中斯垂爱念，然其事系时久，彼力单独营作日深岂无疲懈？彼既乏怠或舍去邪？又复一力营工价直至少，所得既微不得存养，我今宜应自认宿业，衅累既然苦亦甘受，我当与彼女使同其佣力。』作是念已，即呼女使，同诣他舍计工取直持归存养。

「然长者妻肤体细妙龕重难任，饥火所焚众苦侵逼，于须臾间疲极迷闷，俛仰憩止涕泣长吁，即起思念妙耳商主悲苦而言：『苦哉！我今何故受斯破坏艰苦？岂非他人昔曾见我于国城中独为胜上，富有家财一切具足。何故今日福力斯尽，于国城中极破坏，日诣他舍佣力存养，多种忍受苦恼侵逼。』时商主妻苦恼逼故，瞻视女使涕泣而住。

「是时，女使转增悲苦，亦复涕泪发如是言：『苦哉！苦哉！商主之妻昔居富威，身着妙衣种种严饰，妙香花鬘庄严其体，口中常复含咀妙香。时咽津液，又如天女，而常游戏欢喜园中，饮食、衣服、诸妙珍宝庄严等具而悉丰足；奴婢、眷属、亲里知识内外昌盛，随应所与悉得丰赡。何故今时如是破坏？所覩仪容诚堪伤痛，头发蓬乱尘垢污身，众苦所侵举体枯悴，片衣破弊腻秽增多，蚤虱萦缠恶气充塞，国城之内最下卑苦，佣力他家营食存养，此破坏相实可悲伤。苦哉！福分速归破坏。苦哉！富贵所成不久。苦哉！业报种种差别。』

「时彼女使如是伤叹已，复说伽陀曰：

「『往昔身衣诸妙服，	众宝严具所庄严，
昔日天女胜容仪，	今居陋巷增多苦。
何故今时极如是，	一切福分皆破坏？
悴弱垢秽遍身支，	片衣破弊而覆体。
往昔仪容天女相，	人开美目共观瞻，
而今丑恶鬼无殊，	见者咸生于厌弃。
往昔丰饶诸财宝，	国城之内为最上，

诸乞丐者施均行，于今困极而贫贱。  
往昔受用增欢悦，家族富贵广丰盈，  
今时受报既昭然，广多忧苦常随逐。  
苦哉！轮回堪毁责，苦哉！富贵定无常，  
世间快乐谢于前，决定苦恼后当受。』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九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十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法护等奉 诏译

「尔时，妙耳商主之妻同其女使，日诣他舍佣力取直，以彼丑相童子福力衰竭业增上故，所得工直日渐微少。乃至其后，自日初出逮于晚际，倍力营工价无所得。又复最后处处营作皆罢，无复佣雇。

「时商主妻即与女使互相议言：『我等今时无佣力处，宜当周行乞丐。』言已，实时持一瓦器，自行乞食所有。丑相童子俟后成长能履步时，母即告言：『汝于今时，宜自乞食而用存养。』言已亦复授一瓦器。

「其子实时持器周行街衢巷陌乞食自资，以彼童子肤体龕黑容貌丑恶，具十八种可厌恶相，人所观者掩面而去。凡所往诣他舍门首，以其枯瘦秽气充盈，随风闻者掩鼻而行。或以杖木、瓦石打击驱逐而言：『速离我舍。』其犹蠕虫，周行城邑砂砾杂秽处处充塞，随所往处皆为杖木、瓦石打掷驱逐，奔驰求丐一食竟不能得，所持瓦器亦为打击所碎。

「童子尔时为人恶贱，啼泣忙然奔诣母所。时母见已，拊膝哀伤，即作是言：『苦哉！我子艰危斯甚，彼何等人，无悲愍心不惧其罪？故打击汝令受斯苦。』

「是时，童子哽咽啼泣说伽陀曰：

「『处处往诣于他舍，我本乞食而存养，  
翻为杖木及瓦石，见者皆来打击我。』

「其母闻已，趋前持抱丑相童子，母大悲泣，说伽陀曰：

<p>「『岂非汝于往生中， 今被他人打击汝， 汝身丑恶复枯瘦， 贫穷困苦极艰危， 苦哉！今时家散坏， 乞食之具既无成， 父母离散子何托？ 乞食之器一无存， 眷属亲爱及朋友， 乞食之器既无存， 何人见汝婴贫病？ 苦哉！破坏至如斯， 苦哉！汝是柔善人， 人心坚硬铁石同， 多种破坏复贫苦， 见斯乞丐饥苦侵， 饥渴羸心疲极， 病苦萦缠热恼侵， 贫穷困苦愁忧面， 干枯肩颈力微存， 于中宁容打击汝， 今时疾病众苦萦， 贫穷饥渴苦逼迫， 或时极少见于前， 苦哉！我身极无福， 宿业斯为破坏因，</p>	<p>昔曾造作不善业？ 非汝现生之愆尤？ 一切乐事悉离散， 无人为兴悲恤意。 子身伤损器用破， 何能乞丐而活命？ 家宅破坏善相衰， 今时何人复与汝？ 主宰尊长悉分离， 今时何人复与汝？ 于中能发勇猛心， 由汝先世中罪业？ 何故无人为悲愍？ 损害犹如利刀斧， 于中宁忍起害心。 无人勇发悲愍意， 离散破坏一物无。 诚哉破坏中破坏， 饥渴侵陵逼迫声， 见者何人不悲轸？ 由汝曩生憍倨心。 极苦无人垂愍念， 乞丐周行何所成？ 鸦犬残余之弃食， 而无方计何所作？ 业主所持今如是。』</p>
---	---

「尔时商主之妻说是伽陀已，多种逼恼相续忧苦，于其所住残破舍前暂时存息。以其丑相童子先被打击流血污身，抱持居怀，瓦砾杂秽不净盈满，以手拂摩童子之身，徐徐而起诣衢巷中。见诸豪贵上族之子，或商主之子，及余富盛长者婆罗门等，身着殊妙迦尸迦衣絮白清淨，大价翫好真珠璆珞耳珰环钏种种庄严，光絜殊妙花鬘众饰。如是见已，回观己身，居极艰苦困危分位。又复观其丑相童子，贫穷困悴愁忧面相，实时长吁满目垂泪，说伽陀曰：

「『往昔富饶皆满足，  
家族广大悉圆成，  
今时子母具破坏，  
巧出多种乞丐言，  
忧苦大海波浪深，  
大声高振危苦增，  
险恶流中水族满，  
极恶大病违害深，  
病苦忧愁如箭射，  
众鸟聚居忧卵中，  
昔于善人不行施，  
今时无福子母同，  
往昔不曾施乞人，  
今生子母破坏时，  
往昔地方诸贤圣，  
今生子母破坏时，  
昔曾触娆诸贤圣，  
今生被他打击时，  
昔不尊重于他人，  
今生子母破坏时，  
先世不曾尊重人，  
今生极恶苦难多，  
子母先世俱愍惜，  
我今贫困衣亦无，  
往昔或于他人事，  
今生眷属悉分离，  
往昔迟留及失时，  
今生荆棘地中眠，  
众妙庄严诸床座，  
今生坐起地为床，  
往昔不曾施鞋履，  
今生践履于地中，  
舍宅宵宿及器具，  
恃其豪贵自尊高，

众宝庄严如宝山，  
受用最上诸妙乐。  
秽污之处为所归，  
竟无有人与食者。  
逼恼怖畏无义利，  
贫穷深流今坠溺，  
破散波浪速复危，  
贫穷浚流俱陷没；  
师子吼声振野中，  
贫穷忧苦亦如是。  
不起清净信施心，  
见诸乐事如怨隙。  
厌弃渺福下劣者，  
艰难危逼苦同受。  
不曾恭敬复轻慢，  
亦被他人所轻慢。  
或复打击于他人，  
杖木瓦石苦当受。  
或复出语而呵毁，  
所向被他还毁责。  
或复于他起轻慢，  
为他轻慢还随逐。  
见乞丐者不舍与，  
他人还复不沾施。  
多兴违碍及障难，  
徒增苦恼长悲泣。  
不施他人床卧等，  
报应昭明自当受。  
往昔不曾施善人，  
广多荆棘而从聚。  
及彼乘舆诸乐具，  
触处广多荆棘等。  
往昔慳心不曾施，  
杂秽聚中今堕入。

往昔曾见枯悴人，  
虽见不肯施清泉，  
往昔贫人及亲友，  
不起尊重净施心，  
昔见他人利乐事，  
于今还感卑下人，  
子母往生恃豪族，  
或复触娆有德人，  
无始轮回生死海，  
不曾施药为蠲除，  
父母尊长修行者，  
饮食沐浴不施沾，  
我今饥渴极疲悴，  
诸病诸苦逼迫心，  
子母今欲作奴婢，  
今时二命若获存，  
苦哉！先世不作福，  
而此国城大丰饶，  
炎渴之时须水饮，  
今生面目极干悴。  
以饥苦故来求食，  
今生无食自荒乱。  
强生多种嫉恚心，  
他来于己生瞋恚。  
于他常起憍倨心，  
今招极恶苦甘受。  
一切病苦大怖畏，  
今招大病常萦逼。  
乃至最下贫穷人，  
今生无福招贫苦。  
饮食衣服悉皆无，  
今时何人为救护？  
何人容许愿承事，  
此亦世间极难得。  
苦哉！贫困今如是，  
无人为我作依怙。』

「时妙耳商主之妻说是伽陀已，忍受饥渴，身心忧恼，子母同处随业而住。」

「彼妙耳商主昔涉大海营贸资财，船舫破散沈溺所获，浮一板木，仗一家童，涉历艰危扶持得渡。路中求乞归满度摩城，近届一村宿止。」

「于彼有一耕人守护彼村，其人见此商主素曾识面，乃自思忖：『今此商主何故瘦悴容状？若斯谅其所获金宝财货一切破散，唯仗家童扶持来此。我今或以商主之家焚荡事缘而告语邪？或复商主后当自知？』念已，实时持水授与令其灌手，复以二菘豆饼奉之令食。」

「时，妙耳商主自念：『我今不应空手而归舍中。』乃取一饼留之怀中，次破一饼与童分食。食已，明旦渐次前进。而彼商主容貌枯悴，身力困疲，着弊垢衣渐至城邑。时丑相童子先在残破舍中，至明旦时，忽自思念：『我今饥渴消瘦若此，余命虽存其将何用？我今宜往自求殒谢。』念已，实时诣其母所，前白母言：『我今欲往翁父园中。』母言：『随意。』」

「时妙耳商主既入城已，渐到本家，见其舍宅崩毁，眷属分离，寂寞无依，唯一土聚。见已，自念：『我之舍宅一何如此？』商主即入残破舍中见其妻室，同一女使寂居其内。妻之容貌干黑瘦羸，破弊垢衣掩覆身体。见已，唱言：『苦哉！苦哉！何致于此？』商主言已，闷绝蹙地，凉风触身久还苏息。妻乃趋前高声号哭，徐徐具陈家之前事。」

「实时，商主长吁而言：『我于曩昔不植福田，复不修作诸福力事，今招如是种种破坏，我于今时当何营作？复何适诣？当有何人而相顾瞩？谁人悲愍斯贫困苦？我今沈溺贫穷大海，谁来济拔？我今陷没破散泥中，谁为洗涤？我今投窜广大忧河，谁为济渡？我今值遇贫苦深怨，谁为力敌？我今深植诸苦根株，谁为除断？我今已固贫穷树根，谁为开掘？我今为彼渴爱大火炎炽烧然，谁为息灭？我今为彼不净所染狂象抵触，谁为调制？我今为彼诸苦毒蛇毒气冲蠢，谁为解除？我今为彼一切破散贫穷大军而来鬪战，谁为摧伏？我今为彼一切苦恼体性坚牢贫穷桎械束缚于身，谁为脱免？我今深处贫穷窟宅，谁为引出？我今久止贫穷之舍扃闭牢固，谁为开举？我今为彼贫穷恶者固来侵逼，谁为遣除？我今沦坠险恶流中，谁为济接？我今为彼贫穷艰险逼逐怖畏，谁为救护？』」

「妙耳商主发是多种悲切言已，又复高声，作是唱言：『于三界中唯佛世尊最尊最上，无有少法不知不见，一切解了，诸佛世尊法尔如是。具诸相好光明皎絜，如日普照，又如摩尼清静之宝；治莹无瑕具诸胜德，如莲花开、如日初出、如帝释弓清静柔软，髻珠轮相光明焰赫，状猛火中投以酥油转增炎炽。又光明云众色具足，如孔雀身有众色聚，佛光普照破诸昏暗，生老病死为三有笼。佛智慧力悉能开决，佛已积集无数百千功德善力所成相好。佛光絜白其犹白象白花白衣，如雪如藕清静可爱。佛光焕耀如阎浮檀金，初出火焰光明显照，其类山峯，广大炽盛殊妙无比。」

「『佛诸相中身毛润泽一一右旋，圆光纵任自在照耀，眉间白毫现殊妙相，面轮清静如莲初开。又佛昔于三大阿僧祇劫中，广以头目手足身之上分，及身血肉、妻子、奴婢、象马、车乘、妙好衣服、坐卧之具、金银珠宝，已诸所有乃至王位国城，一切能舍增长无上菩提广大胜行，以无碍力摧伏魔军。清静絜白如秋月轮，千光明鬘周匝照耀，高显出现犹若山王，净月光照云翳散空，絜白之状复如象牙，又如乳海如白花开，清静严好佛身晃耀，亦如金山众相严具，如孔雀峯，如琉璃山圆光上烛。」

「『佛以现证智火，烧除诸恶悉如灰烬。有诸天王常来恭敬，是诸天王各顶宝冠摩尼珠宝，及彼真金殊妙庄严，礼奉世尊净莲花足，而佛双足皆殊胜相，足十指甲如赤铜色薄润可爱，足指甲端犹半月相，其莲花足清静无垢具众庄严，践踏众生贪爱树枝。又以智光照破一切无明痴暗，普尽世间同一亲友，以无缘慈等爱众生，住不思议大智境界，摄伏一切龙蛇等毒，广大积集无数百千难行最上功德胜行，无量劫来广修福事，以智慧剑破断众生无始一切烦恼树根。

「『梵王帝释十方护世等，诸大众咸共称赞佛胜功德，及佛正法，诸佛世尊起大悲心，普摄世间同一护念无复有二，以无二言平等说法，住奢摩他毘钵舍那，善说三种调伏之法，已渡四流运、四神足，以四摄法于长夜中如理修作。成熟众生，断五分结，超越五趣，具足六法，圆满六波罗蜜多，开七觉花，示八正道，善修九次第，定十力具足，名称普闻遍十方界，获得千种最胜自在。

「『昼三时中、夜三时中，常以佛眼清静光明，普观世间，何法是增？何法是减？何法艰苦？何法危险？何法逼恼？何法具有艰苦危险逼恼？何法微小？何法渐增？何法广大？何者沈溺生死大海？我为济拔。何者为彼诸业烦恼，大罗刹婆之所吞食？我为救度。何者为彼贫穷蛇毒所伤蠹时？我为解除。何者为彼瞋火烧心极炎炽？时我以法甘露雨灌注心顶。何者为彼痴冥所覆深暗逼恼？我以清静光明照烛，安置于彼无上高极三摩地峯。何者久婴极重病苦？我以八正道药善为治疗，普令获得尽苦边际。何者久处贫穷之室扃闭牢固？我为开举。何者为彼无智暗冥障翳净目？我以智药善为开明。何者为彼极恶桎械检束其身？我为脱免。』

「是时，商主复说伽陀曰：

「『大海鱼龙所依止，       海水朝宗或失时，  
如来随感化众生，       应时决定无差失。』

「尔时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普遍观察此世界中，见彼妙耳商主贫穷困苦，陷没艰危忧畏泥中。观已，实时发大悲心，着衣持钵入满度摩城次第乞食。



「是时，城中长者居士，及婆罗门商主人民，及无数百千之众，见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入城乞食，皆持上妙清净饮食悉欲奉上，世尊如来充满钵中。

「是时，世尊为欲悲愍妙耳商主故，诣四衢道中央而住。佛身光明诸相具足，如初生日，清净可爱，如云住空，庄严殊妙，如秋天月，如劫波树，又如珊瑚妙宝之树，庄严可爱。复如金幢金树，高显焰赫，如众宝聚高积宝山。自在次房犹如鹅王戏金莲沼，行步直进如爱啰嚩天中象王处莲花池，如师子王具大威势，庄严奇妙周遍十方，大吉祥聚。如来足下千辐轮相，严净殊特柔软妙好，如来身有喜旋德文于二足心，有弥那相殊妙庄严足十指甲皆赤铜色，光明可爱如初生月，指甲狭长纯一光净，诸指柔软如兜罗绵，足趺圆满妙善安立，清净皎絜殊妙无比。佛身光明普照十方，其光亦照妙耳商主残破之舍。

「是时，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所放光明，焰赫清净犹如真金初出其焰，又如种种清净妙花，开敷茂盛广大严饰。时彼商主残破舍中，内外普照光明映彻。

「是时，商主覩斯光已，深生惊异惧然而起，乃见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具三十二大丈夫相，金光晃耀众色庄严。见已，即发最上希奇净信之心，即作是念：『我今贫乏，而无一物奉上世尊。』回顾己身，见先所留一菽豆饼，持谓妻曰：『我先持归一菽豆饼，今欲奉上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佛应悲愍，贫贱之物成最上施，物虽至少心极清净，于今小植布施净种，愿佛受我此所施物，当得救拔贫穷困苦。』妻答夫曰：『善哉！仁者！斯为最胜，以此善根当为出离生死之因。』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十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十一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法护等奉 诏译

「尔时，妙耳商主即作是念：『我于此城，昔时富盛而今贫困，以此少物如何行施？今虽如是，或此城中臣佐、吏民、诸婆罗门、长者、居士、众商主等及多人民，咸悉覩见我以少物奉上世尊，我今应求一叶而用裹覆，勿使他

见。』作是念已，实时入己残破舍中，遍求其叶竟不能得。是时，商主内自毁责：『苦哉！我今无逼斯极。』伤感吁嗟，实时出自舍中，发生广大清净信心，但持一饼奉上世尊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清净钵中。施已，肃恭顶礼双足，发是愿言：『世尊！愿我以此净信施法微少善根，过此生后，当来不于一日之中受斯贫苦，得大富盛，诸所受用随心圆满。』妙耳商主发此誓愿，礼奉毘婆尸如来之间，以佛神力彰现胜报，实时枯瘦羸弱容仪隐而不现，还复昔日圆满妙好显明色相，妙耳商主胜愿所资适悦而住。于是，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出满度摩城，还复旷野佛游止处。

「是时城中与妙耳商主先知识者、诸长者等中有一人，乃谓众言：『汝等今时咸共见彼妙耳商主破散贫困艰苦若斯，不应弃舍，多能济一一不贍多。仁者咸应共均所施，随有施者同置一处。』言已，实时诸长者等，各以无数真珠、妙宝、耳珰、环钏及余种种殊妙服饰，多百千种而用助施，于刹那间金银、珠宝、众庄严具其量高积。时，妙耳商主见众所施殊胜事已，即谓妻言：『汝且观此净施种子能生善牙。』其妻实时心大欢喜，遥向毘婆尸佛肃恭顶礼，实时运置所施衣服庄严等具入自舍中。

「是时丑相童子先往翁父园中，以其饥渴苦恼逼迫丑恶增甚，童子心极愁忧厌恶，即自惟忖：『我今云何罪业所感，无福丑陋苦恼侵逼，命存何益？我今宜应自求殒绝。』念已，即诣波咤梨树极高抄枝攀树而上，枝折随坠身，身体损伤极受苦恼。诸佛世尊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不解了。是时，毘婆尸如来以净佛眼过于肉眼，见是丑相童子受斯苦恼，实时起大悲心，乃运神力诣彼园中，以百劫积集慈爱光明照触彼身。童子蒙光照触之时，身支苦痛悉得销散，息除饥渴速获轻安，实时举身乃见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积集清净最上难得三十二相，微妙庄严光明普照。

「童子尔时见佛清净相好，殊特起净信乐，脱自身中黄色片衣可及尺量，持以奉上毘婆尸如来，发生最胜清净之心，置于佛上，及持一茎迦兰膩迦花亦以奉之。由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威神力故，其衣分量称可佛身，花犹伞盖，大如车轮住于佛上。

「时丑相童子见是相已，转复增胜发生广大净信之心，实时恭敬礼佛双足，发大誓愿，说伽陀曰：

「『丑相童子随力施，       如来最上二足尊，  
愿我从今过此生，       当来获得妙色相。』

身有金色妙衣饰，金光晃耀所庄严，  
口中优钵罗花香，身有旃檀妙香馥；  
身如金色肤体妙，一切见者适悦生，  
一切爱染悉蠲除，一切教义皆明了。  
如理语义悉合集，远离一切非义利，  
最上一切诸所观，诸相庄严咸具足。  
愿当得佛普成就，慈心爱念诸众生，  
众德清净大吉祥，诸妙珍财悉圆具。』

「丑相童子说是伽陀发大愿时，以佛神力现彰胜报，实时童子极丑恶相隐而不现，转成殊妙端严色相身如金色，自然忽有金色可爱严好衣服，从空而来被童子身，复有环钏璎珞等庄严具。又诸天子空中雨众殊妙天花，所谓迦兰腻迦花、优钵罗花、瞻波迦花、钵訥摩花、俱母陀花、曼陀罗花等，及天妙香，谓旃檀香沈水香、恭俱摩香、多摩罗钵多罗香、及抹香等。又复空中发大声言：『奇哉！能于佛如来所种植净施可爱种子，最胜牙茎现获出生。』是时空中所雨香花，广大无数量积于膝。

「尔时，毘婆尸如来即出园中，还复旷野佛游止处。彼妙耳商主于自舍中，忽谓妻言：『我之有子今在何处？』妻答夫言：『童子一时来谓我言：「欲往翁父园中。」今未回复。夫宜速往园中寻访，或彼童子自殒其命。』夫主复言：『何故我子致如是邪？』妻复答言：『子以丑陋加复贫困，饥渴所逼事至于兹。』

「商主即时速诣园中，寻求其子。到已，乃见有一童子，妙相端严身如金色，其所被衣亦复金色，众庄严具而为庄严，人所瞻爱如天童子胜相光明。见已，惊异即作是言：『奇哉！奇哉！具福之人能生此子。』言已，实时谓童子言：『汝是何人之子？』童子答言：『我是妙耳商主之子。』商主实时深自惟忖：『今此童子岂非于我而翫戏邪？』念已，转复心生疑惑，审细观已，而复谓言：『童子！汝应如实而说，的是何人之子？』童子复言：『仁今何故如是推求？如实言者，我是妙耳商主之子。』商主又言：『奇哉！童子！固相戏翫何至如斯？』商主即当审观其事，如实知己，又复谓言：『童子！所以然者，我子本来容仪丑恶，汝今状貌殊妙端严，因何丑陋成端严相？』

「是时童子开熙怡目，即为商主说伽陀曰：

「『我昔为彼贫穷火，  
投树攀彼极高枝，  
枝坠身伤苦侵逼，  
尔时迷闷不觉知，  
是时毘婆尸如来，  
以悲愍故大圣尊，  
佛身光明真金色，  
明显犹初出焰金，  
蒙光照触我支体，  
由是一切和悦生，  
饥渴烦恼众苦集，  
由佛慈光照触时，  
我见牟尼大圣尊，  
由斯发我勇猛心，  
世尊最上大吉祥，  
复如电光遍十方，  
由是心生大欢喜，  
持以奉上佛世尊，  
迦兰膩迦花有一，  
以佛神力住空中，  
彼时见己心欢悦，  
我以真实清净心，  
愿我以此施佛因，  
舍丑陋相获妙容，  
言已天降金色衣，  
身出优钵罗花香，  
由此最上胜愿力，  
如是多种妙相严，  
大雨无价妙衣饰，  
此衣俱时从我身，  
是时复有诸天众，  
及彼清净诸妙香，  
空中复言大奇妙，  
咸称归命佛世尊，

炎炽烧然逼我心，  
随枝坠地欲殒命，  
僵仆于地息微存，  
于刹那间命将谢。  
观已即起悲愍心，  
来降园中救度我。  
三十二相众庄严，  
普遍照耀十方界，  
触时旋复得清凉，  
无比甘露而灌注。  
一切不善居我身，  
我于刹那皆息灭。  
最胜吉祥妙光聚，  
见己我时能自举。  
犹如宝山而高显，  
我昔见已生净信。  
脱身所著小片衣，  
发生最上清净信。  
我亦持以奉于佛，  
犹如伞盖而遍覆。  
恭敬顶礼佛双足，  
即于佛前发大愿，  
过今生已至当生，  
毕竟出离生死海。  
体相庄严亦金色，  
口中旃檀香馥郁，  
如我所作悉圆成，  
所生诸相皆悦意。  
黄金之色复柔软，  
于刹那间能出现。  
空中遍雨妙天花，  
所谓旃檀沈水等。  
又奏诸天妙乐音，  
发如是声遍一切。

今此所作皆胜善，        故我妙相获如是，  
一切见者和悦心，        色如金光净无比。』

「妙耳商主闻是伽陀已，实时踊跃身毛喜竖，于须臾间发生净信，合掌遥向毘婆尸如来恭敬顶礼，审谛观覩妙相童子已，作如是言：『童子！今宜与父同复本舍。』时妙相童子乃于其父起尊重心，实时趋前而伸拜奉，作是白言：『善来，尊父！』言已，即同还归本舍。

「尔时，帝释天主遍观下界具知其事，即作是念：『此妙耳商主能于佛所善作佛事，岂应栖止残破舍中？』念已，即告毘首羯磨天子言：『汝今宜往妙耳商主残破舍中，化成殊妙清净舍宅，四宝所成八重层级。』

「是时，毘首羯磨天子受教命已，于刹那间至满度摩城商主之舍，化净舍宅严以四宝，八柱栋梁层级次第高显妙好，户牖轩窗垣墙具足，门置楼阁象牙庄严，如庵罗果。宝绳交错垂珠花璎，竖立幢幡周匝妙好，洁白严净状如月光，复如雪聚，缯彩间错及有无数，金银琉璃水精玛瑙，帝青大青等，诸妙宝而为庄饰，四门各各置一金瓶。悉用满盛八功德水，复有无数百千殊妙珍宝充满其舍。

「时妙耳商主还至自舍，见是殊胜宝严舍宅，见已惊异心生欢喜。其妻实时心喜跃故，持金瓶水授其夫主而用盥涤，作是白言：『仁者福力能招如是殊胜之事，此之最上宝严舍宅由何置邪？』妙耳商主加复踊跃最上喜悦，乃于毘婆尸如来发生广大清净信心，身毛喜竖，合掌遥向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恭敬顶礼发如是言：『佛是不可思议大如意宝，能为无上最胜福田。』作是言已，面目熙怡如莲花相，踊跃欢喜，说伽陀曰：

「『功德所成大福田，        远离一切过失等，  
我植施种极纤微，        现招胜报斯广大。  
我昔随心行小施，        曾无最上施资缘，  
于今妙宝所庄严，        清净舍宅从何至？  
我昔舍中增忧苦，        无余所有唯垣墙，  
今何明豁状云开，        絜白清净如秋月？  
我昔舍中遍空缺，        虫鼠来还孔穴多，  
于今最上宝庄严，        窓牖焕明悉清净。  
我昔舍中多秽污，        狐鸣犬吠众恶声，  
于今舍宇妙庄严，        诸宝满盈从何至？

我昔舍中蛇虫满，  
于今具有微妙衣，  
昔舍火爇亡人骨，  
于今广有妙香花，  
昔时贫悴深忧苦，  
于今宝地净无尘，  
昔为大火所焚燎，  
于今严以妙珠瓔，  
昔居破舍门双毁，  
于今门户水精严，  
我昔久居残破舍，  
于今堂宇妙严成，  
我昔贫穷苦逼迫，  
于今鼓吹振洪音，  
我昔舍中多杂恶，  
于今多种妙爱珍，  
往昔象牙宝严具，  
帝青妙宝今复严，  
诸妙座具昔焚荡，  
于今种种妙庄严，  
昔时藉地以为座，  
于今柔软妙缁茵，  
昔于杂秽荆棘地，  
于今柔软兜罗绵，  
昔时焚毁多杂类，  
于今殊妙众香熏，  
昔时内外皆焚爇，  
于今种种妙珠珍，  
昔居破舍踈复漏，  
于今广大妙舍中，  
昔时贫苦深逼迫，  
于今建立宝幢幡，  
顶礼如来大圣尊，  
今起悲心来此中，

片衣破弊无所有，  
宝拂垂珠而可爱。  
犬来[齿\*齐]啮恶增多，  
殊妙庄严从何至？  
泣泪如雨日常流，  
遍洒旃檀妙香水。  
鸦栖门上秽污流，  
金宝色光从何至？  
空豁周围无碍遮。  
高广妙好从何至？  
倾危弊恶众皆嫌，  
悉是摩尼众宝柱。  
悲声普闻于四方，  
箜篌妙响复清美，  
焚余枯骨悉充盈，  
宝聚庄严充其内。  
坠散烧爇悉无余，  
周匝尽成水精舍。  
触目俱无藉于地，  
座具依次而周备。  
秽污诸物悉充盈，  
处吉祥座而适悦。  
铺草为床而寝卧，  
用作床敷深悦意。  
舍中秽气广充盈，  
满室氤氲而可爱。  
诚哉破坏中破坏，  
行列庄严深爱乐。  
鸦鸟来还粪秽多，  
珠瓔垂布增严好。  
伸手号声怖畏多，  
清净庄严极胜妙。  
为福田师我归敬，  
救拔我出贫穷海。

归命世间最上尊，  
今起悲心来此中，  
譬如天中广胜殿，  
今起悲心来此中，  
我今归向三界师，  
我今居止此亦同，  
我念昔于此大城，  
由佛悲心来此中，  
我今种植方微小，  
佛于世间胜上尊，  
一切智号毘婆尸，  
令我善得成就事。  
功德庄严不思议，  
令我所居同彼胜。  
高显犹如积罗峯，  
状秋天月而皎絜。  
极受贫穷诸困苦，  
获大财富而最胜。  
旋招果利广复深，  
何人不伸供养事。』

「妙耳商主说是伽陀已，于佛世尊益生净信，乃作是念：『我佛世尊来降于此，令我获得多殊胜事，我今宜应请佛世尊及声闻众，首于自舍微伸供养。』作是念已，实时商主于毘婆尸如来及声闻众，发生广大尊重之心，迎请于舍，备以百味净妙饮食，于七日中虔伸供养，饭食事讫顶礼双足，作是白言：『乃至尽寿，我以一切受用之具供给供养。』」

「当佛来应商主供时，他舍有一守田之人，于平旦时来诣主家受食而还，于其中路闻佛世尊有大圣德，彼妙耳商主持一豆饼而用献佛，实时获得吉祥胜相。闻已，即于近侧问一优婆塞言：『仁者！彼佛世尊具何圣德神力？』」

「若斯优婆塞言：『子今当知，佛世尊者功德巍巍，不可度量广大最胜，我何能说？然今为汝取要言之，汝应善听。彼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具足最上大丈夫相，清净庄严色光晃耀，犹若金山，日月光明不能等比，是勇猛者、具善戒者、妙身相者、善语业者、寂静心者、妙庄严者、善面目者、善所作者、善知法者、善忍辱者、善辩才者、善调伏者、善化他者、知律仪者、善柔顺者、能知恩者、善观瞩者、寂诸根者、断诸爱者、息瞋恚者、破痴暗者、开解脱者、立正法者、止非道者、示正道者、显真实者、断疑惑者、息烦恼者、破诸魔者、救世间者、真大法王、真实大士、世间大尊、大智慧幢、大勇利语、大福德藏、大法本源、大圣导师、大法荷担、大法闻持、大施福田，梵王帝释恭敬供养，胜出世间利益众生，一切最上，诸漏已尽息苦边际，是大阿罗汉广大明了，一切法律自在无畏，诸论议中问答最胜。』」

「『不为一切过失染污，开发一切胜妙之义，于诸色相戒行禅定精进智慧，虽复圆具无所取着，说法无碍，脱诸苦恼离诸戏论，为他开示损益之法，大慈方便普施众生，具净胜解以无上法开示调伏。

「『为大医王善疗众病，具自然智三界特尊，身相敦肃无量威光，少欲喜足知时知义，正智具足摧烦恼冤，息三毒火八法不动。世间众生极大苦恼，陷溺无智大泥滓坑。普观察已，佛以智力随为救度，佛于一切众生起悲愍心，以自色相威力圣智，最上施作使令出离，佛为世间解脱诸苦。诸惊怖者善为安慰，一切沈溺生死泥者善为提拔，一切炎热烧煮心者善施清凉，懈怠众生普为开发起精进行。

「『佛于往昔无数百千生中，广以饮食、衣服、座卧之具、象马、车乘、妻子、奴婢、头目、血肉割截支体种种行施，贤愚平等离诸有相。

「『佛于一切众生起诸方便思惟利益，于一切时普观世间，一切众生老病死苦，愚迷动乱沉没无依，若其现前若不现前，佛悲愍心普观察已，悉安慰之。

「『如诸佛说，若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诸功德，设经无数百千俱胝生中，终不能得无上寂静大菩提果。所以然者？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勤修诸行，于一切众生中最上最尊，具大名称行安隐法，诸识圆明广大精进，所发誓愿毕竟无虚，破痴暗离诸过，具众德寂静心，调三业不染着诸根境，得自在无后有。具无量威德光，众庄严大智藏，相清净如满月，天王龙王阿修罗王一切天众，恭敬信奉礼拜赞叹。福慧圆满仙中大仙，状如金光初出其焰。法中自在法中最上，自度度他到于彼岸，一切上首为众所尊，如大龙王，解脱无畏为天中天。善男子！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具大功德最胜无量，以少言词岂能赞叹。』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十一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十二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梵大师赐紫沙门臣法护等奉 诏译

「时，优婆塞复说伽陀曰：



「『色相谦柔众德具，	圆成妙好普庄严，
自舍如来大觉尊，	余无等比最上士。
佛圣言说无与等，	佛聪利智亦无等，
佛圣解了复无同，	佛大牟尼无比类。
佛大法器无与等，	佛胜妙乐亦无等，
佛善调柔复无同，	佛极尊胜无比类。
佛为大师无与等，	佛为世父亦无等，
佛无善友复无同，	佛为亲爱无比类。
无我无怖无不伏，	无染远离于愤闹，
已超三有险难中，	无怨无患常清净。
清净善调殊妙相，	念力具足大自在，
普开众生利益门，	佛最胜上无等比。
总略真实众德聚，	所说最胜如法仪，
佛为三界无上尊，	汝应信受此功德。』

「时，守田人闻彼优婆塞说是如来胜功德已，发生净信身毛喜竖，即作是言：『彼妙耳商主以一豆饼奉上毘婆尸如来，种植最上清净施田，于刹那间商主，即得离诸贫苦，仗佛神力，以极少物净心行施愿力所资，以是胜因获如意宝。今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经俱胝那庾多百千劫中，不得值遇极难得见，而佛世尊于百千劫中，修成无上广大最胜利益众生无量福行，随起悲心，广以方便救度众生，生死烦恼毒蛇所蠹坠堕极苦，慈心爱念犹如亲友。而我今者家无财物，虽久力营曾无小畜，然以净心将自守田所得之食，虽极微小持用奉上。又当发愿，普愿一切众生皆得最上意愿圆满。』彼守田人发是言时，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即以神力现住其前。

「时守田人见佛世尊，威德殊特昔未曾覩，身相端严犹若金山，其光晃耀映蔽日月。见已，实时发生最上广大信乐，以清净心持所有食，奉上世尊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清净钵中。施已，加复极生净信，顶礼佛足发大誓愿，说伽陀曰：

「『以此施佛所获福，	愿我过于此生后，
当起最上悲愍心，	普观众生作利益。
如佛所证无上道，	如佛相好众圆成，
我当成佛亦复然，	普获一切无等法。
如佛宣说于正法，	如佛成就一切智，

我当得果亦复然，  
如佛降伏魔军已，  
我当得果事还同，  
佛于生死大海中，  
我当亦度诸众生，  
具一切智善说法。  
善转清净大法轮，  
降伏魔军宣正法。  
自度度他皆出离，  
出离同归无上道。』

「尔时，毘婆尸如来。应供。正等正觉，即发甚深广大云吼音声，为守田人而授记言：『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一切义成，为三界师具大威德，以胜上力降伏魔军，如佛所行施作佛事。』时，毘婆尸如来为守田人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已，还复本处。」

「彼满度摩城一切人众，普闻其事，乃至国王闻是事已，念守田人善根力故，王乃严整车驾来诣守田人所，发信重心，严以宝象上安其座，勅令彼人而乘于象，同复王宫授王半位。时守田人即白王言：『如王之命非臣所欲，如臣志乐愿求出家净修梵行。』其王实时勅从志愿，王乃复宫。」

「时守田人即于毘婆尸佛法中求佛出家，乃至尽寿修持梵行，其后命终生化乐天。乃至最后彼妙相童子，以具胜德故众共册立，如王法仪统临王位，经六万岁正法治化，谢世之后生兜率天。」

尔时，尊者阿难告阿闍世王言：「大王！于汝意云何？彼毘婆尸佛法中妙相王者，岂异人乎？即此金色苾刍是。其王昔见毘婆尸如来，以贫穷故，脱身所被一小衣片而用施佛，施已即发广大誓愿，由斯善业于天人中受胜妙乐，处处所生身皆金色，有金色衣自然覆体，生时天雨众妙天花，乃至于今具大福德，身有妙衣旋脱旋生，具诸胜相。彼时妙耳商主者，即今日照商主是；彼时妙耳商主之妻，即今日照商主妻是；彼时女使者，即今迦尸孙那利童女是；彼时家童者，即今勇戾大臣是。」

尔时，阿闍世王复白尊者阿难言：「此金色苾刍复造何业？昔无过咎，为人虚妄构以染缘，置铁叉上将殒其命。又复何因，旋即出家证阿罗汉果？」

尊者答言：「大王！过去世中有佛出世，名为妙月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时有一国，城外有僧寺众所栖止，中一苾刍善说法要。是时，城中诸婆罗门及长者等皆来听法，利养供给咸共臻集。」

「乃至其后复有苾刍，名曰无胜，来止此寺，加复明利而善说法，辩才无碍，言词流泽音声清美。时诸人众咸悉来诣无胜苾刍之所，听受说法，其所演说初中后善文义深远，纯一清白梵行之相。是时，四远人众闻已信慕，饮食衣服座卧之具，病缘医药皆悉供给，而彼先来说法苾刍，所获利养由斯间绝。」

「是时，说法苾刍即自思惟：『今无胜苾刍同止于此，于我利养必当间绝。又复由此利养绝故，彼多闻智者及诸信士，岂非于我不尊敬邪？』乃生怖畏。念已，实时虚构方计用遮其事。故往召一婆罗门童女，使其来还妄起染缘，谤讪于彼无胜苾刍。是时童女如命而行。其后一日彼说法苾刍与诸苾刍共会，僧房门首如常语论，童女忽来而谓众曰：『汝出家人中岂有非梵行邪？所以然者？被无胜苾刍向者于我逼以染缘，梵行人中此非道理。』」

「时诸苾刍闻已掩耳，谓童女言：『莫作是说！勿使他人闻此恶言。』唯说法苾刍出不善语谤彼无胜苾刍，谓言：『如实不善所作。』乃至其后展转闻于无胜苾刍。彼人闻已，即作是言：『彼说法苾刍何故于我发是语邪？』言已，即诣彼苾刍所。到已，谓言：『我于尊者无所触娆，何出恶言固相讥毁？』时说法苾刍转起恚心，复出恶言增加呵毁，谓言：『汝有此罪，后当应受铁叉之苦。』」

「时无胜苾刍闻已自念：『如斯行业坏修行法。』知是事已，即自收举衣钵受用出离其寺，诣一树下随意栖止。是时，四众见已，即同奔逐劝诱欲令回复，竟不从命。时说法苾刍后自惟忖：『我今所作诚为不善，以利养因起恶趣业，如是审思心极追悔，我应诣彼求其忏罪。』念已，即时速出其寺，访寻尊者无胜苾刍，深自毁责满目泪流，犹如稚童啼哀莫止。」

「是时，无数百千诸婆罗门、长者等众咸覩是事，到已实时前诣无胜苾刍，顶礼双足，作是白言：『尊者！我今忏罪愿尊忍可，我如稚童，我如愚夫，我不明了，贪利养故造不善业，以虚妄缘出不善语，谤讪尊者深为罪咎！深为罪咎！尊者悲心愿垂忍可。』」

「无胜苾刍答言：『大德！我已忍可，我今但为心厌愤闹，栖止树下跏趺宴坐，端身正念修寂静行。』说是语已，时无胜苾刍发生最上厌离之心，静念世间诚堪惊惧，迁流谢灭诸行不停，五众循环生死流转，乃至帝释诸天供养称赞皆非究竟。念已，实时两翼腾骧状如鹅王，高举空中清淨洁白，一切大众咸悉瞻覩，发生最上净信之心，即于空中现诸神变。」

「时说法苾刍见是事已，即作是言：『苦哉！我今云何于此大仙圣者而兴讥毁？』言已，闷绝僵仆于地。」

「是时，妙月如来，应供，正等正觉，知是事已，起悲愍心念此苾刍，无令呕血而致命终，即运神力来现其前。而佛世尊乃舒清净纲鞵百福相手，为彼苾刍摩触头顶善安慰之；而彼苾刍佛手触时，还得本心即获轻安，苾刍旋起乃于佛前谛诚忏悔。」

「尔时，妙月如来普为大众说伽陀曰：

「『士夫处世间，口出恶言词，  
其犹利刀斧，断割于自身。  
应赞而起谤，应谤而起赞，  
恶语由口生，所出自不觉。  
起恶心初小，如博弈输财，  
此中大恶兴，谓谤阿罗汉。  
心起毁谤因，众生堕恶趣，  
心起清净因，众生往善趣。』」

「尔时，妙月如来广为四众宣说妙法，示教利喜已，还复本处。」

复次，尊者阿难告阿阇世王言：「大王！于汝意云何？彼时说法苾刍者岂异人乎？即此金色苾刍是。昔于无胜苾刍之所起虚妄缘，恶言谤讪得果圣人，由是业报五百生中堕大地狱，一一狱中受苦报尽，复五百生堕饿鬼趣，复五百生堕畜生趣，彼彼报尽后五百生得生人间，一一生中本每愆罪。为人虚妄构以染缘，登铁叉上受大苦恼，乃至干今恶业报尽，最后为彼勇戾大臣，枉执罪染置铁叉上，我以神力救令得脱。」

「大王！是人由斯罪业，故招苦果，昔以善根于妙月如来法中净信出家修持梵行，由斯善业于今释迦如来法中清净出家，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

「是故，大王！世间众生宁自受苦，不应于他起谤讪心，自怖恶名不应令他亦招恶誉，若自受乐即当分与他人乐事。」

尊者阿难说是法时，有无数百千众生获大胜利，或有证得须陀洹果者，或得斯陀含果者，或得阿那含果者，或得阿罗汉果者，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心者，或发声闻菩提心者，或发归向心受近事戒者；又复会中有但知佛可信、知法可归、知僧可奉者。

尔时，日照商主即于会中右膝着地，肃恭合掌前白尊者阿难言：「尊者！我昔曾发愿言，欲于自舍延请世尊及苾刍众，备以饮食微伸供养，一一苾刍各以价直百千上妙之衣而用奉施。苦哉黝福！今佛世尊已入涅槃，我今至诚请尊者等诸苾刍众，舍中供养。」

尊者告言：「善哉！商主！随汝所愿，我当同彼尽阎浮提，所有一切释迦如来声闻弟子，咸悉来集赴汝所请。」

是时，日照商主满其所愿心大欢喜，实时严絜国城内外，除去一切土石沙砾，竖立幢幡，触处遍洒旃檀香水，垂诸花缨众宝严饰，烧众名香散诸妙花，如是殊特广严布已。备设种种清净最上香美饮食，至明旦时施設妙好茵褥床座，间布清净妙香水瓶，食时将至，遣人奉白尊者阿难：「饭食已办，愿尊降赴。」

是时，尊者阿难即以神力踊身空中，放金色光普徧照耀此瞻部洲，空中自然鸣击干稚，振发大声出如是言：「所有世尊一切声闻大众其得通者，各各以自神力来赴所请。诸凡夫众假以尊者阿难神力，亦悉来赴。」

是时，一切声闻众等闻干稚中所出言已，各从彼彼所住方处，谓忉利天，及大雪山、大野山、摩罗山、佉祢啰山、香醉山、妙高山、持双山、持轴山、憍民陀啰山，并诸园林树下州城河池，及彼大海仙人住处，乃至路傍空舍弃尸林等，如是等处大苾刍众从三摩地起，于刹那间各踊空中，如阿输迦花，青黄赤白彩云遍覆，自空徐来入王舍大城，于刹那间内外充满三俱胝数，其类有三：一者、漏尽众；二者、有学众；三者、凡夫善众。

是时，尊者阿难及诸大众既至会已，上中下位依次而坐。时日照商主普遍观察众坐已定，即以最上清净饮食自手持奉，尊者阿难及诸大众饭食已讫，各涤应器，商主实时复以价值百千上妙三衣，而欲奉施尊者等众，发清净心瞻仰之际。

时金色苾刍知其父意，即作是言：「我今为父助行施法。」言已，于刹那间即脱自身所被金色三衣，次第奉施彼尊者等三俱胝众，旋脱旋生衣无竭尽。

是时，空中百千天众俱发声言：「奇哉！奇哉！甚为希有。」空中复奏种种天乐，雨众天花。

尔时，诸方来会一切大众，国主阿闍世王等，宫嫔眷属臣佐吏民，举熙怡目见是事已，咸悉叹言：「善哉！善哉！甚为希有。」又复三赞是言：「奇哉！植福果报殊胜。奇哉！诸福有大力能。奇哉！布施深固福田。是故应知，若植施种胜报不虚，诸有智者审观，如是福果报事，其谁不植清净施田。」如是言已，无数百千人众合掌顶礼，俱发声言：「南无佛陀耶！」

尔时，尊者阿难普为大众广说布施清净之法，日照商主即从座起，右膝着地向尊者阿难，合掌顶礼三白是言：「尊者！我今获覩如是胜相，非父、非母、非王、非天、非亲属朋友、非沙门婆罗门所能施作。唯尊者悲心善救拔我，如我昔日以恩爱心泣泪如海，尊者神力枯涸爱源。」作是言已，说伽陀曰：

「尊者已离生老死，    天上人中皆供养，  
    千生难得见圣尊，    今见无虚胜果利。」

时尊者阿难广为一一切诸来会众，如应说法示教利喜。作佛事已，会中无数百千天人，及王舍城一切大众，咸发净心归命顶礼，作如是言：「我等今者各获善利。」言已，实时从座而起，出离会中。

## 金色童子因缘经卷第十二

---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14 册 No. 0550 金色童子因缘经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14 (Big5)，完成日期：2010/12/27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北美某大德提供，Jasmine 提供新式标点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